

## 禪詩鴻鴈、燕子、鶯鳥意象探析： 兼論三者於漢文佛典之使用概況\*

郭錦鴻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 前言

自惠能(638–713)、神秀(605–706)以降五百多年間，禪宗門派經歷了璀璨的發展期。禪語錄所載禪師上堂及師徒間的答問，記錄了唐宋時期禪僧的活動形態。在授禪、頌古、拈古、對機、評唱的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到不少禪僧兼具文學素養與藝術才華。他們的詩歌既具備文學元素，亦由於他們比文學家多一重宗教身份，其文學作品——尤其是詩偈所用的意象，更帶有別具一格的意象義涵。

從唐代洪州禪開始，禪林流行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等遮詮授禪方法的課題和實踐，曹溪禪的意旨在禪林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推演。唐以後的禪僧更多以曲折委婉的方式繞路說禪，不論是詩偈創作還是機緣對答，援用自然意象傳遞禪理的情況十分普遍，這與傳統詩歌以象託意、寓情於景的旨趣相合。

### 研究範圍

與其他自然意象不同，詠鳥詩是詩人與禽鳥兩種生命主體交會的作品，在世俗詩歌中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是歷來詩人的寄詠對象，相關研究亦有不少。<sup>1</sup>然而，禪

---

\* 本文曾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之「2014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席上宣讀，得蒙與會專家指正與贊成，以及主辦單位提供各項協助，謹致衷心謝意。此文初稿亦蒙恩師賈晉華教授啟發與指導，感荷莫名。諸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建言，使文章得以修正增潤，在此一併致謝。

<sup>1</sup> 近人對鳥意象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1931年上海開明書店印行賈祖璋的《鳥與文學》，列述並分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二十種禽鳥，是較早期研究文學與禽鳥的著作。1987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趙沛霖的《興的源起：歷史積澱與詩歌藝術》，考探《詩經》中的基本興象(原始興象)，其中包括鳥類興象。趙氏追溯了鳥類興象產生的基礎，是與祖先及原始宗教信仰相連繫，其本質呈現了傳統宗教觀念意義與自然物象的統一(頁12–66)。此後相關的著作有不少，如林堅、陳華、沈彥(選注)：《歷代詠鳥詩品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陳勤建：《中國鳥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陳勤建：

[下轉頁24]

僧詩偈的鳥意象，雖兼具文學性、藝術性和宗教性，但尚未見專門研究，因而就此作出探討，期望為傳統的鳥意象研究補充一個視角，這對探索禪學思想內容與文學藝術審美情趣間的關係，以及禪僧對文學創作的藝術處理技巧，相信有一定意義。

漢文佛典關於鳥類的記載眾多，最常見的作用是陳述佛理和敘說佛教故事。漢文佛典禪宗部類的語錄和詩作，亦多以意象為表現形態。本文依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EBTA)電子佛典集成(CBETA Reader 2014年5月版)所收集的漢文佛典作為主要檢索對象，包括翻譯自梵語、巴利語、藏語及西域語言的漢譯佛典，還有於中土產生的佛典。<sup>2</sup>在蒐集禪僧詩偈方面，除上述檢索資料庫外，亦會以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傅璇琮等編《全宋詩》、韓進廉編《禪詩一萬首》等書為輔助。<sup>3</sup>

〔上接頁23〕

《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李起敏、白嵐玲(選注)：《歷朝花鳥詠物詩》(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吳儀鳳：《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高旖璐：《〈全唐詩〉中「禽鳥入詩」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陳淑君：《稼軒詞中鳥意象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等，均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鳥意象有所觸及。單篇論文涉獵範圍亦廣，主要分為以鳥類為研究核心及以詩人為研究核心兩個方面，摘舉如下：王建堂：〈《詩經》中的鳥意象〉，《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77–81；劉毓慶：〈《詩經》鳥類興象與上古鳥占巫術〉，《文藝研究》2001年第3期，頁129–40；劉毓慶：〈從河洲雉鳩到銀河鵲橋——關於中國文學中鳥意象意義內核的探討〉，《文藝研究》2002年第3期，頁74–81；魏耕原：〈心意的飛越：謝朓詩的飛鳥情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61–69；鄭德開、何玉才：〈古典詩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散論〉，《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頁28–30；莊舒卉：〈《詩經·鵠羽》中的鵠鳥意象運用〉，《崇仁學報》第1期(2007年)，頁95–102；侯敏：〈《易》與《詩》中的鳥〉，《北方論叢》2007年第1期，頁5–7；黃昕瑤：〈山林鳥與籠中鳥——嵇、阮詩中飛鳥意象所映現的自我影像〉，載《第二十二屆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2009年，頁203–20)；王瑩：〈鷹與鶴：唐宋詩詞中鳥意象的嬗變〉，《文學評論》2009年第5期，頁143–52；鄒學慧：〈宋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頁78–82；許淑惠：〈三曹詩歌中的鳥意象研究〉，《人文與社會學報》第3卷第2期(2013年)，頁95–120。由此可見，傳統文學作品中的鳥意象一直為近代學者研究興趣所在。

<sup>2</sup> CEBTA 所依據的底本是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的《大正新脩大藏經》8,982卷、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的《卍新纂續藏經》5,066卷、新文豐出版的《嘉興大藏經》1,659卷、「歷代藏經補輯」972卷、《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248卷、《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70冊、《藏外佛教文獻》1–9輯、《正史佛教資料類編》，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佛典辭彙檢索應用平台以 CEBTA 作為檢索資料庫，故此 CEBTA 所錄的漢文佛典，均為檢索對象。

<sup>3</sup>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傅璇宗等(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韓進廉(編)：《禪詩一萬首》(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表一」為各鳥類辭彙在漢文佛典及漢文佛典中禪宗部類所佔頻次的統計（以禪宗部類出現頻次排序）。「漢文佛典出現頻次」指的是通過檢索而得出該鳥類辭彙出現於漢文佛典的總頻次（包括禪宗部類），<sup>4</sup>禪宗部類所佔頻次則指該鳥類辭彙出現於漢文佛典中禪宗部類的次數。

表一：各鳥類辭彙在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所佔頻次統計

	鳥類辭彙	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1	鶴	7882	4434
2	鴈 / 雁	2604 / 1854 (共 4458)	1044 / 811 (共 1855)
	鴻	3760	1203
3	燕	4295	1649
4	鶯 / 鸝 / 黃鳥	1604 / 446 / 281 (共 2331)	1111 / 308 / 164 (共 1583)
5	鶯	4275	834
6	鵬	1415	792
7	鴿	1316	791
8	鶯	1568	787
9	鴉	1372	726
10	鶯	1883	652
11	鵲	1528	630
12	鴛鴦	1390	610
13	鳩	6441	606
14	鷹	2200	595
15	鷓鴣	805	526
16	鳳凰	947	503
17	鷓	629	483
18	鸚鵡	1942	370
19	鵲	408	312
20	鵲	931	282
21	鳧	745	281
22	鷓	698	255

<sup>4</sup> 範圍包括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經集、密教、律、毘曇、中觀、瑜伽、論集、淨土宗、禪宗、史傳、事彙、敦煌寫本，合共二十部類。

	鳥類辭彙	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23	鶯	1323	221
24	鳶	373	199
25	雉	1155	173
26	鶩	356	170
27	鸚	264	143
28	鴿	1559	121
29	百靈	266	108
30	畫眉	133	90
31	鶉	365	72
32	百舌	182	56
33	鷓鴣	87	55
34	鷓	105	46
35	隼	119	36
36	鷓	209	32
37	鴉	57	28
38	鴉	112	26
39	鸛	99	26
40	翠羽	44	25
41	鸛鴒	41	24
42	鷓	105	20
43	鸛	152	19
44	鴉	157	17
45	卷尾	66	14
46	鴉鴞 (鴉鴞)	241 (24) 共265	3 (10) 共13
47	鷺	48	9
48	文鳥	44	7
49	婆餅焦	18	7
50	伯勞	10	4
51	鴉	12	3
52	鷓	11	2
53	鷓鴣	6	1

「表一」的統計只為展示不同鳥類詞頻於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出現的一個大致情況，方便開展討論。然而，對於不具象徵意義的辭彙、不同佛典的譯本與內容輾轉相抄的情況，「表一」均未反映出來。<sup>5</sup>

從「表一」可見，無論是在漢文佛典還是在漢文佛典中的禪宗部類，「鶴」都是出現次數最多的鳥辭彙，其後依次為「鴻鴈」、「燕」、「鶯」，四者在禪宗部類出現的詞頻均超過1,000。受制於篇幅和能力，本文嘗試選取鴻鴈、燕、鶯鳥為分析對象。下文先追蹤三種鳥類在漢文佛典的使用概況，以便較全面地理解牠們在歷史上的發展狀況，使意象的分析能有較堅實的基礎；然後討論牠們在禪僧詩偈中表達的義涵，分類及歸納牠們負載的禪思想，以了解禪僧的創作心意、審美情趣與藝術思維。

對禪詩的分類主要有兩種角度：(一) 創作主體的角度；(二) 內容功能的角度。<sup>6</sup> 創作主體包括禪師、詩僧、文人，內容功能涉及禪境、禪理、禪思、藝術創作手法等。本文的討論對象是禪僧禪詩作品的意象，故將「禪詩」範圍圈畫在禪僧所著詩歌結集、頌古集、語錄典籍中的說唱拈頌，世俗詩人及詩僧的作品不作討論。<sup>7</sup>

<sup>5</sup> 必須指出的是，部分鳥類辭彙雖然大量出現於漢文佛典，然而卻不具象徵意義。如「鳩」字在漢文佛典雖出現5,163次，但多屬梵語音譯，如「烏迴鳩羅」，單在《十誦律》便出現135次；出現3,234次的「鶯」字，作地名「靈鶯」便有1,164次。官名如「鴻臚卿」、「鴻臚少卿」，共出現660次；特定辭彙如佛陀入滅的娑羅樹林「鶴林」，出現117次；專指顏色的「鴿色」，98次；部分鳥類辭彙所指的鳥類亦會有不同，例如「燕」可指燕子，也可指燕雀；「鵲」可指喜鵲，也可指鸚鵡。另外因為佛典有不同譯本，禪錄輾轉相抄而被反復使用，故檢索得到的數字必然比實際創作的數字大，如此種種，在「表一」中均未有反映出來。縱然如是，列表數字仍可反映鳥辭彙在漢譯佛典的出現概況。

<sup>6</sup> 如杜松柏從美學、詩學、禪學的角度鑒賞詩作時，便把禪僧和世俗詩人的作品都稱為「禪詩」。見杜松柏：《中國禪詩析賞法》（臺北：新風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周裕鍇探討唐宋以來詩禪雙向滲透的情況，從中考究世俗禪詩和禪僧禪詩中的禪學意味；換言之，周氏同樣把禪僧和世俗詩人的作品都稱為「禪詩」。見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言生認為：「禪宗詩歌，從創作主體上來看，歷來包括禪僧創作的悟禪之作，和文人創作的帶有禪味的詩歌兩大類。」見吳言生：《經典禪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1。吳氏於《經典禪詩》及其後禪詩研究著作《禪宗詩歌境界》中，所探討的禪詩範圍均設定在禪僧創作一類。方廣錫、王洪所編《中國禪詩鑑賞辭典》對詩作的取用原則在於它們有否佛理禪思內容，其凡例云：「所選篇目，首先應是含有佛理禪思意味的詩；其次，一般應具有較高的藝術水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凡例頁）白化文在此書的序說：「把修習禪、理解禪所得的體會表現在詩歌裏，這就成為所謂『禪詩』。」又認為如果是用詩的形式來表達「以禪喻詩」的內涵，便可歸入「禪詩」的範疇（序頁II-III）。曾廣開、高文的《禪詩鑑賞辭典》以文人創作而具有禪理的詩為主要選材對象，兼論禪僧的詩作，並把選材分之以禪理、禪趣、禪境三種類別。見曾廣開、高文（主編）：《禪詩鑑賞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蘇欣郁〈唐禪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指從創作主體而言，「禪詩」包含「禪師」、「詩僧」、「文人」的詩作。蘇氏亦從功能內容角度，把禪詩劃分為佛法、抒情、敘事、應用四大類。

<sup>7</sup> 學界對「詩僧」一詞至今仍未有標準的定義，如孫昌武在《唐代文學與佛》一書中：「詩僧可〔下轉頁28〕

## 內文

## 鴻鴈意象

## 世俗詩歌的鴻鴈意象

鴈亦作「雁」，據《毛詩正義》，鴈與鴻同一鳥，只以體型區分：大稱作鴻，小稱作鴈，故有「鴻」、「鴈」或「鴻鴈」之稱。<sup>8</sup>鴻鴈是傳統詩歌主要的鳥意象，其群飛翱翔的動態最為古人注目。《禮記》以「鴈行」比喻兄弟；<sup>9</sup>《詩·鄭風·大叔于田》以「雁行」比喻驂馬的整齊有序，〈小雅·鴻鴈〉以鴻鴈起興，寫出征人對故鄉的想念；<sup>10</sup>《楚辭·九辯》則以鴻鴈渲染悲秋氛圍。<sup>11</sup>《漢書》載蘇武（前140–前60）「足繫帛書」的故事，表現了君臣之情，後世「鴈足傳書」乃淵源自此。<sup>12</sup>就內容而言，可以把早期詠鴈詩的主題歸納為「憶兄弟」、「刺戰爭」、「抒鄉愁」、「思君國」四種。及至魏晉南北朝，不少詩賦借鴈以喻兄弟，或比喻情同兄弟的知己，而以孤鴻獨鴈的形象喻失

〔上接頁27〕

以說是以寫詩為『專業』的僧人，也可以說是披著袈裟的詩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26）又在《禪思與詩情（增訂版）》一書中說：「他們不是一般佛教著作家，也不是普通能詩的僧人，而專指唐宋時期在禪宗思想影響下出現的一批僧形的詩人。」（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16）覃召文則認為詩僧的定義應該是「有詩作傳世的僧人」，故而晉宋僧如康僧淵、支遁、慧遠等因最早有詩作傳世，應當屬於中國的第一代詩僧。見覃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頁36。蕭麗華認為詩僧的產生時間約在東晉，她依據柳宗元〈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指出序中所列「《桑門上首》諸人，今都有詩傳世，這些釋氏詩作，後人稱為「僧詠」或稱「衲子詩」，在詩歌與禪學發展史上有突出的成就。這種能詩的禪子，我們也稱為『詩僧』。」見蕭麗華：〈晚唐詩僧齊己的詩禪世界〉，《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2期（1997年），頁155–56。筆者認為，詩僧的定義有寬有廣，現行說法各有所是，要選擇用哪一個定義為標準，似乎還得討論，加上有些詩僧詩集作者的真確性仍然存疑（見賈晉華：〈傳世《寒山詩集》中禪詩作者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頁65–90），假如把詩僧納入討論，需要進行較多在定義和辨真方面的處理，這似乎有礙本文分析的展開。至於世俗詩作，因為在判斷作品是否禪詩上，需大加探析，牽連較多與本文討論不相關的內容，故不納入討論範圍。

<sup>8</sup> 《毛詩正義》云：「鴻、鴈俱是水鳥，古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十三經註疏》本，卷十八，頁二下）

<sup>9</sup> 《禮記·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武英殿刊《十三經註疏》本《禮記正義》，卷十三，頁二六下）

<sup>10</sup> 〈鄭風·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毛詩正義》，卷七，頁九上）〈小雅·鴻鴈〉：「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毛詩正義》，卷十八，頁二上）

<sup>11</sup> 宋玉〈九辯〉云：「鴈離塵而南遊兮，鶡鷄啁晰而悲鳴。」（《楚辭》，《四部叢刊初編》影明翻宋本，卷八，頁三上）

<sup>12</sup> 班固（3–92）：《漢書》，清乾隆四年（1739）刊武英殿《二十四史》本，卷五四〈蘇建傳〉，頁二十下。

散、孤獨而感物傷情。<sup>13</sup>就倫理意識而言，此與《禮記》大致相同。<sup>14</sup>初唐時期，世俗詩人透過鴻鴈高飛的景象抒述對古人或賢君的懷念與敬仰，高適(700?-765)、鮑溶(809進士)等所作詩尤稱典型。<sup>15</sup>自盛唐起，在游子思家與追憶摯友類詩作中，更可找到不少詠鴻鴈文字。此蓋鴻鴈歲歲南北換飛，詩人見之容易生發鄉愁，而感懷自身野外飄泊之故。<sup>16</sup>此外，在詠鴻鴈詩作中，常見有「鴈鳴」者，這類作品多結合風雨、秋寒等景緻而營造悲涼意境，是詩人愁情的投射。凡此種種，研究已有不少。<sup>17</sup>

### 漢文佛典中「鴻鴈」的使用概況

漢文佛典中「鴈」比「雁」出現較早。<sup>18</sup>東漢支婁迦讖(147-246?)於靈帝光和二年(179)譯三卷本《般舟三昧經》，其中卷下〈請佛品第十〉記載佛告知跋陀和菩薩，諸佛就像「鴈王飛行虛空中前有導」，以「鴈前有導」形容佛的超卓究竟之境。<sup>19</sup>《般舟三昧經》

<sup>13</sup> 如梁蕭子範〈夜聽鴈詩〉：「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況觸愁機。」(歐陽詢：《藝文類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一〈鳥部〉，頁十一下至十二上)庾信(513-581)：〈秋夜望單飛鴈〉：「失群寒鴈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三十〈鳥部〉，頁736)

<sup>14</sup> 王立認為「鴈序」、「鴈陣」、「鴈行」等詞表現了一種特定的兄友弟恭的倫理關係意念，後來甚至作為規範人的倫理品格時引為參照的借物。見王立：《心靈的圖景——文學意象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120-24。

<sup>15</sup> 如高適〈登百丈峰二首〉、〈宋中十首〉(《全唐詩》，卷二一二，頁2204、2210)；鮑溶〈途中旅思二首〉(《全唐詩》，卷四八六，頁5517)則抒述個人忠貞為國卻又有有心無力的感嘆。

<sup>16</sup> 王立說：「鴻鴈思鄉，自然是取其年年知返且能傳遞鄉書之意。」見王立：〈追求中的怨慕與迷惘中的傷感〉，載王立：《中國文學主題學——母題與心態史論叢》(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93。

<sup>17</sup> 賈祖璋《鳥與文學》說：「詠雁的詩歌，短篇作品，更多關於雁鳴的一類。而且那些都是詩人真情直感的寫照：有淒麗的思想，有哀婉的情素。」(頁119、121)王立將鴈鳴視為一種抒發內心孤單愁緒的意象，從鴈鳴與風雨、悲秋等意象的結合作用，分析詩人因鴈而自傷的內在情感結構，可見鴈鳴亦成為詩人提煉與運用於創作的重要成份。詳參王立：《心靈的圖景——文學意象主題史研究》，頁108-15、125-33。另李湘《詩經名物意象探析》說：「以言國事，可用賀社稷之福；以言婚姻，則納采、請期必備。雁兒在澤在岸，象徵安定幸福；雁兒高飛遠舉，或止於樹木，則象徵離別、不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頁306)對世俗文學鴈意象的研究，可參賈祖璋：《鳥與文學》，頁115-40；李湘：《詩經名物意象探析》，頁309-26；陳植鏗：《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65-69；黃瑛：〈中國古代文學中雁意象的文化內涵〉，《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82-86；鄭德開、何玉才：〈古典詩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散論〉，頁28-30；侯立兵：〈漢魏賦中的鳥意象〉，《唐都學刊》2004年第2期，頁29-32。

<sup>18</sup> 鴈、雁雖所指為一，然為更具體看到在漢文佛典中二字的使用情況，這部分擬分別論述。

<sup>19</sup> 「見諸佛如以明月珠持著琉璃上，如日初出時，如月十五日在眾星中央時，如遮迦越王與諸群臣相隨時，……如醫王持藥行愈人病，如師子出獨步，如眾野鴈飛行虛空中前有導。」(《大正藏》，第13冊，頁916)

為現存大乘早期經典之一，可證「鴈飛」早已為譯師所用。三國時候，「鴈」字出現於漢文佛典有12頻次。維祇難等譯的《法句經》(約224年譯)卷上〈羅漢品〉兩次出現「鴈」字，分別以「如鴈棄池」形容脫離「癡淵」的心淨狀態，及以「如鴈將群，避羅高翔」比喻明人導世、協助度脫邪眾之況。<sup>20</sup>

支謙所譯《撰集百緣經》(253年譯)卷六載有「五百群鴈」墮羅網，<sup>21</sup>為首見以五百鴈比喻五百羅漢的譯文，而其「鴈」之用亦復出現於同卷中，凡四次。失譯本《雜阿含經》(240–254年譯)「聞如是」第四段中，有梵主天向佛所說偈中提到「鴈足在水中一挈，令自佛說我正行」，意即苦熱眾生正受安慰於佛演說的正法。<sup>22</sup>另同為支謙所譯的《須摩提女經》(譯年不詳)、《菩薩本緣經》(253年譯)、《大明度經》(253年譯)、康僧會所譯《六度集經》對「鴈」亦有所載，各見一處。

至於「雁」，也見於早期漢文佛典。吳竺律炎與支謙共譯《摩登伽經》(約230年譯)〈說星圖品第五〉載蓮華實與帝勝伽討論星圖時，帝勝伽用「飛雁於一日半」形容「畢星」。<sup>23</sup>小乘論部《阿毘曇甘露味論》(265譯)卷上〈阿毘曇甘露味住食生品第三〉載「四識住」「四食」中的「樂食」時云「樂食多鳥卵鵝雁」，<sup>24</sup>以「鳥卵鵝雁」作為「樂食」的指事對象。

就筆者統計，東漢至三國年間(25–280)，「鴈」與「雁」於漢文佛典中共現十六次，涉典十部，而以支謙譯《撰集百緣經》之使用最多，凡五次。<sup>25</sup>

<sup>20</sup>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已度癡淵，如鴈棄池，量腹而食，無所藏積。……世俗無眼，莫見道真，如少見明。當養善意，如鴈將群，避羅高翔。明人導世，度脫邪眾。」(《大正藏》，第4冊，頁564、566)

<sup>21</sup> 「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切利天。」(《大正藏》，第4冊，頁234)

<sup>22</sup> 「鴈足在水中一挈，令自佛說我正行。但受是言當為使自計，為一挈生死憂要，出道教為哀故。已上頭得度世亦從是，今度後度亦從是。是本清淨無為，亦從是生老死盡。從若干法受依行，是道眼者說。」(《大正藏》，第2冊，頁494)案《雜阿含》及《別譯雜阿含》同段未見「鴈足在水中一挈」的譯句。

<sup>23</sup> 「帝勝伽言：『若欲聞者，諦聽當說：昂有六星，形如散花，於十二時，與月俱行。祭則用酪，火神主之，姓毘舍延。畢有五星，形如飛雁於一日半，與月共行。』」(竺律炎、支謙〔共譯〕：《摩登伽經》，卷上〈說星圖品第五〉，載《大正藏》，第21冊，頁404)

<sup>24</sup> 「云何樂食？眼更樂耳鼻舌身更樂，有漏意更樂，能後世生相續不斷。樂食多鳥卵鵝雁，如是一切。」(《阿毘曇甘露味論》，載《大正藏》，第28冊，頁967)「樂食」為「四食」之一，在《增一阿含經》中稱為「更樂食」，此經〈苦樂品〉云：「云何名更樂食？所謂更樂食者，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名為更樂之食。」(《增壹阿含經》，卷二一，頁656)屬於長養有情生命在感官方面的源頭。

<sup>25</sup> 《大正藏》第3冊載有失譯本《大方便佛報恩經》，附「後漢譯」，其時代、內容等一直受到學者質疑，更有學者從文獻學、語言學(如方一新、高列過)、佛教詞語等角度否定此經譯自梵文佛典。由於真偽存疑，此經並無納入計算中。



綜上而言，無論鴈或雁，此時期已經使用。至於此時期的漢文佛典，則未見有「鴻」、「鴻鴈」或「鴻雁」。

直至魏晉南北朝，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漢文佛典增多，鴈在典籍中出現數量亦相應增加，故屬發展期。在此時期，「鴈」或「鴻鴈」的使用都有所增多。鴻鴈在漢文佛典的使用主要有以下數種：

其一，以佛陀為鴈王，以弟子及羅漢為群鴈，以佛領弟子為群鴈隨佛的譬喻。這在竺法護(239–316)的譯作中所見甚多，如《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285年譯)、《大哀經》(291年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303年譯)等，均有所載。<sup>26</sup>另法炬、法立二僧所譯的《法句譬喻經》(306年譯)，爾後的《摩訶僧祇律》(416年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423年譯)、失譯本《別譯雜阿含經》(431年譯)等亦多處出現「鴈王」、「五百鴈」等辭彙。<sup>27</sup>

其二，以鴈作「和鳴佛法」的瑞應鳥類之一。竺法護譯《佛說方等般泥洹經》(269年譯)載阿難以偈頌佛，鴈與鶉、鴨、鷓、鶯、山鳥、鸚鵡等並為歡喜唱和。<sup>28</sup>吉迦夜及曇曜譯《雜寶藏經》(472年譯)卷八載佛在舍衛國時，有五百白鴈聽到佛法後，「亦解佛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sup>29</sup>晝良耶舍(383–443?)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442年譯)將鳧鴈、鶯鶯的唱和擬人為「皆說妙法」，<sup>30</sup>由此可知，鴈的叫聲是一種佛法，鴈也是一種應鳥。

其三，以鴈群飛於空中而不亂比喻齊整之勢。竺法護譯《正法華經》(286年譯)載彌勒讚頌云七寶寶瓶「羅列虛空，如鴈飛行」。<sup>31</sup>後來釋僧祐(445–581)《出三藏記

<sup>26</sup> 分載《大正藏》，第12、第4、第13冊。

<sup>27</sup> 如法炬、法立合譯《法句譬喻經》：「佛告阿闍貴王：『爾時鴈王者，我身是也。一鴈者，阿難是也。五百群鴈，今五百羅漢是也。』」(《大正藏》，第4冊，頁596)此義亦多用於同時期佛典，如佛陀跋陀羅(359–430?)所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七：「爾時世尊，放項金光化作一萬八千諸大化佛。……佛佛相次，滿虛空中，如鴈王翔，往至彼國。」(《大正藏》，第15冊，頁679)又失譯本《別譯雜阿含經》卷六：「我亦欲入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無量身。……入于石壁，無有障礙，猶如虛空，坐臥空中。如彼鴈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大正藏》，第2冊，頁417)

<sup>28</sup> 「見佛光明皆踊躍，得安無量樂無數，鶉鳴鷓鶯鴈拘逸，又羅瞻無無數眾，於鐵圍山鳥鸚鵡，鳴喜欣欣至佛所。」(《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下〈如來化說法品第九〉，載《大正藏》，第12冊，頁927)

<sup>29</sup> 「佛在舍衛國，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波斯匿王送著祇桓精舍。眾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眾生各得隨類受解。當時群鴈，亦解佛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大正藏》，第4冊，頁488)

<sup>30</sup> 「此想成時，行者當聞。水流光明，及諸寶樹，鳧鴈、鶯鶯皆說妙法。出定入定，恒聞妙法。」(《大正藏》，第12冊，頁343)

<sup>31</sup> 「七寶寶瓶，億百千垓，羅列虛空，如鴈飛行，供養大聖，威神之尊。」(《大正藏》，第9冊，頁116)

集》(557年譯)〈集三藏緣記第一〉提及佛滅度後，有諸大羅漢「飛騰虛空鴈行而去」，亦足證群鴈高飛的景象矚目。<sup>32</sup>從對魏晉南北朝漢文佛典的統計可知，此喻於當時未被廣泛使用。然而由於「鴈行」有「整齊有序」的意思，而「群鴈」喻佛陀弟子，故此「鴈行」一辭後來用以比喻眾人行列齊整。<sup>33</sup>

其四，作景緻的烘托。竺法護譯《佛說海龍王經》(285年譯)卷二載昔時無盡福王住於具樂大城，有萬遊觀園繞城，觀園上有各色香蓮，並有「鴛鴦、鳧鴈相隨而鳴」。<sup>34</sup>又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291年譯)卷二十載古有香氏國，城郭有遶城淨池，池中有「鳧鴈、鴛鴦、孔雀、鸚鵡，異類奇鳥數千百種」。<sup>35</sup>此外，法顯(338–423?)譯《大般涅槃經》(405年譯)載有一城名為鳩尸婆帝，四周有濠溝圍繞，濠溝上有「諸雜類鳥」，包括「鸞鳳、孔雀、鳧鴈、鴛鴦」，皆「翻翔飛舞，鳴集其中」。<sup>36</sup>

其五，作伴隨享樂的映襯。竺法護譯《德光太子經》(270年譯)載佛陀告訴賴吒和羅，德光太子曾造一名為樂施財的大城。城的園觀有「鸚鵡、鸕鶿、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鸚鵡鳥、諸耆域鳥」等，「皆共悲鳴」，其音聲用於「樂德光太子」。<sup>37</sup>另失譯本《佛說薩羅國經》(420年譯)載古有一大國，名為薩羅，「土地廣博」，乃是「嚴淨之處」。其遶城浴池遍植蓮花，更有「鳧鴈、鴛鴦、鳩夷羅鳥、孔雀、鸚鵡翔隨鸕鶿，翻飛相逐，在池皆中」，而「男女遊戲，作倡妓樂，無有厭極，樂不可言」，盡是愉悅氣氛。<sup>38</sup>

其六，喻具大志氣或從容自由之人。如《佛說馬喻經》載兩匹子馬，因不馴服而遭蓄養的長者嚴酷對待，遂向曾經有相同經歷的母馬問詢。母馬「行來欣欣，一身喜

<sup>32</sup> 「佛既滅度，諸大羅漢各各隨意，於諸山林流泉谿谷，處處捨身而般涅槃，或有飛騰虛空鴈行而去。」(《大正藏》，第55冊，頁1)

<sup>33</sup> 釋大覺《四分律行事鈔批》(712年譯)卷十三〈訃請設則篇第二十三〉云：「臨去時喚之，集門首，一時雁行而去，勿前後而去。」(《續藏經》，第42冊，頁1027)據《佛光大辭典》「雁行」條，「雁行」後來用於譬喻僧眾行列之整齊，而住持上堂說法時，一山眾僧於法座前，分東西相對排列，稱為雁行側立。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5537。

<sup>34</sup> 《大正藏》，第15冊，頁140。

<sup>35</sup> 同上注，第8冊，頁142。

<sup>36</sup> 「七重城外，各有塹水。其水澄潔，具八功德。皆以七寶而為階陛。諸雜類鳥：鸞鳳、孔雀、鳧鴈、鴛鴦，翻翔飛舞，鳴集其中。」(《大正藏》，第1冊，頁201)

<sup>37</sup> 「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鸕鶿、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鸚鵡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大正藏》，第3冊，頁414)

<sup>38</sup> 「昔有大國名曰薩羅，土地廣博，嚴淨之處。……遶城浴池，中生蓮華，鳧鴈、鴛鴦、鳩夷羅鳥、孔雀、鸚鵡翔隨鸕鶿，翻飛相逐，皆在池中。晝夜栖止，相和悲鳴。男女遊戲，作倡妓樂。無有厭極，樂不可言。」(失譯本《佛說薩羅國經》，載《大正藏》，第14冊，頁793)

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sup>39</sup>以「鴻鵠」喻母馬之自在從容。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398年譯)卷四十九載：「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復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我所往處，衣鉢自隨，無有顧戀，猶如鴈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sup>40</sup>失譯本《別譯雜阿含經》載世尊偈云：「孔雀雖以色嚴身，不如鴻鵠能高飛；外形雖有美儀容，未若斷漏功德尊；今此比丘猶良馬，能善調伏其心行；斷欲滅結離生死，受後邊身壞魔軍。」<sup>41</sup>鳩摩羅什(344–413)譯《大智度論》(406年譯)卷三〈初品中·四眾義釋論〉載龍樹作偈云：「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鴈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sup>42</sup>從這三段引文可以看到，鴈飛的形態不單局限於生物舉動的描述中，更具有了「大志氣」、「大自在」的象徵元素。「無有顧戀」與「出家功德」，同樣以「鴈能遠飛」作為象徵瀟灑自淨與自在殊勝的喻體。佛典中這種充滿文學想像的寫法(或稱之謂鴻鴈意象的形成初段)，原來已早見於魏晉南北朝。

至於「雁」或「鴻雁」在魏晉南北朝漢文佛典的使用，與上文「鴈」的討論大致相同。東晉竺佛念譯《鼻奈耶》(378年譯)卷五佛陀告訴弟子：「爾時蹄提賴吒雁王者，今我身是；爾時五百雁棄我逝者，今五百比丘走者是。」說明自己便是昔時之雁王。<sup>43</sup>僧伽跋澄等譯《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384年譯)卷十載婆須蜜偈云：「專念巧便求，亦不樂在家。群雁往奔池，盡流除瞋恚。」<sup>44</sup>「群雁」即指「出家學道者」。寶唱等集《經律異相》(516年譯)卷二十一載佛陀講述雁王故事時云：「時雁王者，我身是也；一雁者，阿難是也；五百群雁，今五百羅漢是也。」<sup>45</sup>可見雁王喻佛陀，群鴈即指眾佛弟子。另外，《鼻奈耶》卷五載佛陀曾與五百比丘遊王舍城耆闍崛山，佛陀與佛法入城時出現「鳧雁、鴛鴦、孔雀、鸚鵡、白鵠、千秋鶴，盡皆和鳴」等瑞應。<sup>46</sup>至於寫雁飛齊整之勢者，有符秦時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422年譯)卷四

<sup>39</sup> 竺法護(譯)：《生經》，卷四，載《大正藏》，第3冊，頁99；鳩摩羅什(譯)：《燈指因緣經》，載《大正藏》，第16冊，頁809。

<sup>40</sup> 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載《大正藏》，第1冊，頁733。

<sup>41</sup> 失譯本《別譯雜阿含經》，頁374。

<sup>42</sup>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三，載《大正藏》，第25冊，頁84。

<sup>43</sup> 竺佛念(譯)：《鼻奈耶》，載《大正藏》，第24冊，頁873。

<sup>44</sup> 偈後文云：「出家學道，專念者繫念不移，亦不樂在家者，不樂處家恩愛之中。群雁往奔池，盡流除瞋恚者，猶如群雁捨大山林，無戀慕情。」(《大正藏》，第28冊，頁806)

<sup>45</sup> 「昔有國王，喜食雁肉。常遣獵師，張網捕雁。日送一雁，以供王食。時有雁王，將五百雁飛下求食。雁王墮網為獵師所得，餘雁驚飛徘徊不去。時有一雁連翻追隨，不避弓矢悲鳴吐血，晝夜不息。獵師見之，感憐其義，即放雁王，令相隨去。群雁得王，歡喜迴繞。爾時獵師，具以聞王。王感其義，斷不捕雁。時雁王者，我身是也；一雁者，阿難是也。五百群雁，今五百羅漢是也。」(《大正藏》，第53冊，頁113)

<sup>46</sup> 「諸去來現在佛常法，若欲入城，有諸瑞應：象鳴鼻面舉，馬亦皆鳴牛吼，鳧雁、鴛鴦、孔雀、鸚鵡、白鵠、千秋鶴，盡皆和鳴；箜篌、箏、鼓、琵琶、筑笛、不鼓自鳴。」(卷五，頁871)

十七，寫善財童子見一普莊嚴園林中有寶多羅樹，樹上有「鳧、雁、鴛鴦」等鳥遊戲其中，並「出和雅音」。<sup>47</sup> 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488年譯)卷二載偈云：「從閻浮利地，次第飛騰往；譬如虛空雁，羅列不失次。」<sup>48</sup> 佛陀耶舍與竺佛念譯《長阿含經》(413年譯)載須彌山王頂上有三十三天城，城中園林浴池有「鳧雁、鴛鴦、異類奇鳥，無數千種，相和而鳴」。<sup>49</sup> 此中雁與鴛鴦等，烘托出園林浴池的迷人景緻。慧嚴編修的本本《大般涅槃經》(452年譯)卷一載菩薩身上蓮花內有七萬八千城邑，城邑園林的五泉池有「鳧雁、鴛鴦遊戲其中」，此城諸王有「無量夫人姪女，共相娛樂歡喜受樂」，<sup>50</sup> 則雁同樣是伴隨享樂的映襯。至於以「雁」喻具大志氣或從容自由者，於此時期佛典則未有所見。

魏晉南北朝時期(265–589)，漢文佛典所見鴈、雁凡401次，其中「鴻鴈」、「鴻雁」佔9次。<sup>51</sup>

隋唐五代時期(581–959)，就意義而言，鴈、雁的使用情況基本上與前代相若，屬承襲期。這時期闍那崛多(523–600?)譯出的《佛本行集經》(595年譯)，記載佛陀誕生、出家、成道事蹟，使用鴻鴈更多，鴈王、五百鴈、救鴈等辭彙多有出現，可推斷鴻鴈已成為一種佛教典故物，如卷三十三載：「爾時世尊，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見有一群五百頭鴈，從彼恒河南岸，飛空而來向北。世尊見已，即對船師而說偈言：『諸鴈群黨度恒河，不曾問彼船師價。各運自身出己力，飛空自在隨所之。我今應當以神通，騰虛翱翔彼鴈。若至恒河水南岸，安隱定住若須彌。』」<sup>52</sup> 這段文字裏的「五百頭鴈」，即指五百羅漢；而佛陀言其以神通騰虛翱翔，就好比這些飛雁，可以看到，這與前面所說的以鴻鴈遠飛喻瀟灑自在相同。此經卷二十七又載魔王波旬一位名為「賢將」的兵臣，對正要去斷釋種道法的魔王所說的偈，提到：「我見彼菩提樹下，吉祥諸鳥種種音。鳧鴈鴛鴦俱翅羅，鴈鵠鸚鵡孔雀鳥。圍遶彼聖音微妙，如是勝相彼必強。」<sup>53</sup> 描述了菩提樹下的吉祥景緻。另外，菩提流志(572–727)譯《大

<sup>47</sup> 「四面寶階，端嚴齊正；寶多羅樹，周匝行列；鳧、雁、鴛鴦、孔雀、哀鸞，異類眾鳥，遊戲其中，出和雅音。」(《大正藏》，第9冊，頁697–98)

<sup>48</sup> 「住卑地寫村，已經三十日，時至宜應去，往到師子洲。從閻浮利地，次第飛騰往，譬如虛空雁，羅列不失次。如是諸大德，根本因緣起，國東眉沙山，鬣鬣如黑雲，即到山頂上，徘徊而來下。」(《大正藏》，第24冊，頁687) 此偈寫阿育王派遣其長子摩晒陀把佛教從卑地象山帶到東方眉沙迦山下，東方眉沙迦山即今斯里蘭卡北部。

<sup>49</sup>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載《大正藏》，第1冊，頁131。

<sup>50</sup> 「一一園中有五泉池，是諸池中復有諸花。……其水清淨柔軟第一，鳧雁鴛鴦遊戲其中。其園各有眾寶宮宅。……是一一城各有八萬四千人王，一一諸王各有無量夫人姪女。共相娛樂，歡喜受樂。其餘人民，亦復如是，各於住處，共相娛樂。」(《大正藏》，第12冊，頁610)

<sup>51</sup> 失譯本《大方便佛報恩經》因真偽問題及譯成年代存疑，未計算在內。

<sup>52</sup>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三三，載《大正藏》，第3冊，頁808。

<sup>53</sup> 同上注，卷二七，頁780。

《大寶積經》(535年譯)卷八載偈云：「哀鸞鵠鴈，赤嘴鴉音，山鳥孔雀，鸚鵡鷓鴣，鴈殊異鳥，耆域鴛鴦，若聞此聲，皆可意悅。」<sup>54</sup>寫出因聞佛音而感到愉悅的鳥群。由此足見這時期鴈鳥呈現的意境及烘托功能，與魏晉南北朝時相近，對魏晉時期的使用當有所承襲。

隋唐五代時期漢文佛典使用鴈、雁凡501次，其中「鴻鴈」、「鴻雁」佔20次。

從「表一」可見，「鴈」、「雁」二字於漢文佛典由阿含部類至敦煌寫本部類(共二十部類)中出現之次數，總計為4,458次，其中禪宗部類所佔數量1,855次；「雁」為1,854次，禪宗部類所佔數量為811次(詩名及詩題計算在內，下同)。「鴻」有3,760次，禪宗部類所佔數量為1,203次，「鴻鴈」及「鴻雁」則分別為105次及75次，禪宗部類分佔57次及43次。

隨著經論數量的大幅增加，鴈、雁辭彙的出現更見多元及頻繁，然而，鴈、雁的使用卻未有明顯脫離魏晉南北朝時的象徵意義範圍。而自此時期起，鴈、雁亦開始為走入禪僧詩作中，受其拈用詠唱，形成禪詩中的鳥意象。以下從文學角度，對此進行分類和探析。

### 禪詩中的鴻鴈意象

不同於早期佛典，禪詩中的鴻鴈較少作為佛陀的代稱，禪僧較重視鴻鴈自身的特性，而對牠加以拈頌歌詠。筆者發現，就鴻鴈意象的義涵而言，主要可類分為三種表現特徵與禪宗意蘊：入聖超凡之狀態、返本歸真之引導、湛然無執之意趣，以下舉例討論。

一、入聖超凡之狀態。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卷四謂鴻鴈乃「隨陽鳥」，每至秋初就會引領眾小鴈南遊以避北方霜雪，到了春初則回北以避炎暑。<sup>55</sup>無論南飛北往，鴻鴈均井然有序地絕跡天際。此習性引發禪僧注視，他們以鴻鴈高飛天際的景象入詩，進行物境與心境之同化，而道出孑然一身的出世狀態，字裏行間似乎仍隱約帶有世俗詩孤鴻獨鴈的意義元素。先看雲蓋智本(1035–1107)〈送僧遊皇都〉(節錄)：「衲卷春風逸性情，孤鴻悠颺拂青冥。崖泉別後聲長在，時倚筇枝猶自聽。」<sup>56</sup>此詩以「孤」寫鴻，孤鴻一飛千里，傲遊天際。禪僧以此烘托僧人雖孤身隻影，卻展現清逸真性。這令人想起，《中阿含經》卷四十九載佛陀成佛時，到處行腳，隨然而適，心無掛慮，對一切情事沒有繫纏，「衣鉢自隨，無有顧戀，猶如鴈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sup>57</sup>此詩孤鴻之超塵，與此意趣相合。

<sup>54</sup> 《大寶積經》，卷八，載《大正藏》，第11冊，頁46。

<sup>55</sup> 「毛詩傳云：『大白鴻，小曰鴈。』隨陽鳥也。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鴻鴈來賓。』是鴈每至秋初，引子南遊，將避霜雪；春初逐北，以避炎暑。」(《大正藏》，第54冊，頁331)

<sup>56</sup> 〈雲蓋本和尚〉，見師明(集)：《續古尊宿語要》，卷四，載《續藏經》，第68冊，頁439。

<sup>57</sup>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復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我所往處，衣鉢自隨，無有顧戀。猶如鴈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我亦如是。」(卷四九，頁733)

北宋德山慧遠上堂頌云：「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sup>58</sup>德山慧遠說此頌前，向弟子道：「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並引貫休〈山居詩二十四首〉其十二云：「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sup>59</sup>貫休偈闡述隨順自然而原真自顯的意趣，德山慧遠以此擬頌，指霜雪過後長空一片，遠方山野鴻雁高飛，片片閑雲既無定向，卻各有走向。此偈既寫景，又寫心，當禪人達到心如流水，意如白雲，人如飛鴻，便能與自然相通，超凡入聖，達到心與物契的境界。既達此境界，就能如水流一樣，隨心任運，即物即真。

除上所述外，禪僧以鴻鴈拍翅飛翔的瞬發，不回首、不留情、疾飛而過的高潔形象，也喻高才遠志、不屑世俗的孤傲。如宋契嵩(1007–1072)偈〈誠題(因事)〉云：「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sup>60</sup>北宋龍門佛眼(1067–1120)偈云：「鴻鵠一舉千里飛，鑽雲鷄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物，為瑞為祥自有時。」<sup>61</sup>元古林清茂(1262–1329)〈次韓知事韻〉開首云：「余生在空門，苦樂皆可受。萬事如鴻冥，焉能同狗苟。」凡此等等，均為例子。<sup>62</sup>以此性(禪僧)與彼性(鴻鴈)互融互換，從而透現超塵愉悅的意趣，是禪僧以鴻鴈意象入詩的常見處理手法。可以說，鴻鴈意象普遍帶有強烈的超凡出俗、志高才遠義涵。

二、返本歸真之引導。上文提到，鴻鴈意象在世俗詩歌中有思人憶友的象徵意義，亦有游子思鄉、感懷漂泊的寄喻。在禪僧詩作中，同樣有這些類型的作品；然而，禪僧似乎更多地從鴻鴈意象演繹出「所悟」和「悟感」，即在世俗詩的意義上，多添一種獨有之「悟」的義涵。例如瞎堂慧遠(1103–1176)云：「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蹋破草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峰。」<sup>63</sup>借蹋破草鞋覓鴈蹤而卻被引到大雄峰，便「巍然獨坐」，由「覓」至「坐」的過程實際就是對悟的刻劃，鴈成為悟的引導。又如南宋方菴顯云：「金峯窠裏絕詭訛，枕头拈來會也麼。回鴈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sup>64</sup>因回鴈一聲而覺醒，借用「南柯一夢」寫對自身本空之所悟，大有

<sup>58</sup>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載：「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普濟[集]：《五燈會元》，卷十五，載《續藏經》，第80冊，頁319)

<sup>59</sup> 「翠竇煙岩畫不成，桂華瀑沫雜芳馨。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傍花窺玉磬，嫩苔和水沒金瓶。從他人說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全唐詩》，卷八三七，頁9428)

<sup>60</sup> 《鐔津文集》，卷十七，載《大正藏》，第52冊，頁741。

<sup>61</sup> 善悟(1074–1132)(編)：〈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收入頤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卷二八，載《續藏經》，第68冊，頁180。

<sup>62</sup> 海壽(編)：《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一，載《續藏經》，第71冊，頁277。

<sup>63</sup> 法應(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五，載《續藏經》，第65冊，頁503。

<sup>64</sup> 同上注，卷三四，頁691。

「一悟即至佛地」的妙趣。又如釋文珣(1210-?)〈千里〉(節錄)云：「千里辭家比塞鴻，飄飄不定又還東。波平暫喜扁舟穩，天闊回瞻故壘空。別墅煙昏歸晚牧，長江雨歇掛晴虹。前程行止誰能計，已悟浮生似夢中。」<sup>65</sup>以塞鴻自比，謂辭家千里，漂泊無定。「前程行止誰能計，已悟浮生似夢中」兩句，是說明白了漂泊無定本是浮生本質，猶夢之不可預計。又如古林清茂〈次前韻寄東州故人〉云：「一塵不立萬境閑，明月清風安可比。楚江東畔望飛鴻，青海盡頭吾故里。何當一錫凌雲濤，石上同盤嚼紅李。笑倒街頭契此翁，湛湛鄴江淨如洗。」<sup>66</sup>先寫出心閒境闊的氛圍，再寫楚江東畔看鴻飛盡，想起青海盡頭的故鄉故人，繼而憶及昔日與故人同嚼紅李的趣情；當其心神一抖，思緒一頓，即見江景閒靜依然。江之湛湛，思盡而歸源，這既是對江靜的刻劃，也是對心淨的摹寫。

可以見到，即便只作為襯託，鴻鴈在遠飛、思故的義涵外，具有「能悟」的功能，是為徹見清淨自性的導引元素。唐代仰山慧寂(807-883)得悟於滄山靈祐(771-853)一席話：「以思無思之妙，返靈焰之無窮，思盡歸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sup>67</sup>或可為此作一注腳。

三、湛然無執之意趣。鴻鴈之於禪僧，除體現為一種超塵狀態和能悟引導外，其翱翔天際、與天融一的直觀感悟詩境，亦為禪僧所開拓。禪宗強調識心見性，頓悟成佛，此蓋明了塵世、泯除二別、超凡入聖的禪悟旨要。禪僧對鴻鴈意象的刻劃，也會透過其展翅高飛而直入雲霄，以營造空靈圓融的禪境。如宏智正覺(1091-1157)〈湯壽鄉察推寫真求贊〉云：「性元靜而妙存，體本真而空了。幻世應諸緣，荒田不揀草。風煙望斷兮鴻影冥冥，天水相連兮秋容渺渺。」<sup>68</sup>又上堂偈云：「好諸禪德，本圓本明，本寂本靈。亘曠古而有種，混太虛而無形。……望時眼力欲斷，體處心緣未萌。雲懷雪意兮鶴夢杳杳，天作秋容兮鴻飛冥冥。唯默默而自照，故湛湛而純清。想凝而結成器界，知覺而流作眾生。」<sup>69</sup>再看宋釋慧空(1096-1158)〈和徐侍郎兼呈鄭漁仲〉六首其六云：「眼看鴻雁入冥冥，忽起尋山杖履輕。不謂莆陽鄭夫子，一書猶解問空生。」<sup>70</sup>「冥鴻」，即高飛之鴻鳥。鴻鳥高飛入雲而無有繫纏，對禪僧而言，此現象契合自身本性空寂的心靈狀態：鴻飛盡處，展現萬法歸空；天水相連，寫出不二境界。由是，冥鴻高飛的「物空」，與禪僧脫塵的「心空」，有機地渾融為一。

<sup>65</sup> 釋文珣：《潛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頁二上至二下。

<sup>66</sup> 《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一，頁268。

<sup>67</sup> 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十一，載《大正藏》，第51冊，頁282。

<sup>68</sup> 宗法等(編)：《宏智禪師廣錄》，卷九，載《大正藏》，第48冊，頁103。

<sup>69</sup> 同上注，卷四，頁36。

<sup>70</sup> 《雪峰空和尚外集》，載《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第五十冊，頁28。

鴻鴈亦具有「對物無心」的意象義涵。在禪典中，「鴈無遺蹤」是一句著名禪話。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錄》(1101年譯)載天衣義懷(933–1064)上堂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水無沈影之心，鴈無遺蹤之意。」<sup>71</sup>此偈意境深邃。鴈鳥飛越寒水，於長空翱翔而過，沉影於水中，在禪僧眼中，此乃無心無意之舉，故謂其「無遺蹤之意」、「無留影之心」，道出自然而然、無心無念的自然之悟。此堂偈後來成為禪門的詠頌對象，禪僧多有拈用寄詠；而寄詠的禪詩，均旨於凸顯禪宗「無心」、「無執」之禪義。如本覺守一詩云：「塞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sup>72</sup>指出鴈鳥與水交合的無心無意，這種隨順無執的態度，應用在其他事情當亦如是。又如大滄法泰頌云：「一鴈度長空，影落寒江水。水無沉影心，鴈無遺蹤意。蹤影兩相忘，憑何為的旨？籬邊金菊黃，江上芙蓉翠。」<sup>73</sup>直接地以「蹤影兩相忘」來表達無心無意的旨趣。可見，「鴈不遺蹤」、「水不留影」成為禪僧借鴈意象演繹「無心」的選材。南宋無準師範(1178–1249)曾上堂引古語道：「『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正恁麼時，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sup>74</sup>鴈過長空，鳥跡無有所著，要留下的不能留下，故「取不得」。然在無遺蹤之意下，鴈卻著影於水，無心於著而有所著，其本來如是，這就是真如佛性之所在，故「捨不得」。當此不執著、無滯礙的自由境界，諸行圓融的原真，就是唯一剩下的境界，故云「不可得中只麼得」。爾後的禪僧，無論在作詩或上堂，對「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多有提及。如希叟紹曇(?–1298)〈繼淨頭歸天衣故里〉加以化用，以狀無蹤跡之淨地。<sup>75</sup>古林清茂〈送達藏主遊京〉寫「夜床啼得蛩聲切，銀漢飛來鴈影孤」，蟋蟀之聲、孤鴈之影，均「徹底不留形與跡」，展現出無有滯礙之境。<sup>76</sup>楚石梵琦(1296–1370)上堂借「鴈過長空，影沈寒水」以表達「明明生佛已前，真機獨露；了了見聞不及，覲體無私」之理，說明在眾生及佛陀以前，真機便已存在，且不

<sup>71</sup> 〈越州天衣山義懷禪師〉，收入《建中靖國續燈錄》，卷五，載《續藏經》，第78冊，頁667。

<sup>72</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三八，頁716。

<sup>73</sup> 〈佛性泰禪師語〉，載《續古尊宿語要》，卷三，頁426。類同詩見本覺守一偈〈塞鳴高貼冷雲飛〉：「塞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萬菴致柔偈〈長空孤鴈一聲秋〉：「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掛柳梢頭。」並見《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三八，頁716。

<sup>74</sup> 「上堂：古者道：『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正恁麼時，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宗會等〔編〕：《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卷一，載《續藏經》，第70冊，頁233)

<sup>75</sup> 「歸訪荆溪舊釣簑，看長空鴈影沉波。臨風一掃無蹤跡，淨地豈容人放屙。」(法澄等〔編〕：《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六，載《續藏經》，第70冊，頁467)

<sup>76</sup> 「掀翻藏海出番湖，正值西風葉隕初。穩泛鐵船遊巨浸，橫肩藜杖上皇都。夜床啼得蛩聲切，銀漢飛來鴈影孤。徹底不留形與跡，趙州東壁掛葫蘆。」(《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二，頁284)



論在何等界地，皆展現分明而妙用全彰。<sup>77</sup>永覺元賢(1578–1657)在解釋「曹山三墮」時，亦拈出此義而強調達至理事渾融，呈現「蹤影兩相忘」便可隨順自在，無有滯礙。<sup>78</sup>

此外，南宋末年的環溪惟一(1202–1281)於上堂作〈示果侍者〉一偈云：「道在日用常行之間，然即日用常行以為道，固不可；離日用常行以為道，亦不可。視聽言動，飲食起居，無一或妄，無一或非。不為氣所便，不為境所奪，不以廣聞博見為己解，不以奇言妙語當本參。似兀如癡，只守閑閑地。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sup>79</sup>形象地道出一種「閑」的心觀。「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既「無蹤」，亦「無心」。此偈展示了泯除是非分辨、不作意於事物之無住、無心禪觀。綜上所見，禪僧以鴈過長空不留跡，道出無心、無住、處閑的禪境，鴈意象展現了禪人湛然無執的禪悟。

「表二」、「表三」是「鴈」、「雁」、「鴻」三字較常配用的辭彙於漢文佛典及當中禪宗部類所佔頻次的統計結果。

表二：「鴈」、「雁」於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常見的配用辭彙統計

	辭彙	於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1	鴻鴈(鴻雁)	105 (75)	57 (43)
2	鴈行(雁行)	71 (77)	34 (41)
3	鴈門(雁門)	123 (152)	27 (18)
4	鴈塔(雁塔)	34 (18)	26 (10)
5	鴈立(雁立)	13 (12)	8 (6)
6	鳧鴈(鳧雁)	111 (58)	4 (3)
7	鴈王(雁王)	160 (83)	2 (1)
8	鴈鶯(雁鶯)	5 (1)	1 (1)
9	鵝鴈(鵝雁)	63 (26)	0 (0)
10	鶯鴈(鶯雁)	9 (3)	0 (0)

<sup>77</sup> 「上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蟲吟古砌，響答虛堂。明明生佛已前，真機獨露。了了見聞不及，觀體無私。坐斷千差，收歸一致。」(祖光等〔編〕：《楚石梵琦禪師語錄》，卷五，載《續藏經》，第71冊，頁573)

<sup>78</sup> 「大修行人，本無所住，然亦暫有所寄，隨處自在。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豈有滯礙哉？」(道需〔重編〕：《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七，載《續藏經》，第72冊，頁545)

<sup>79</sup> 覺此〔編〕：《環溪惟一禪師語錄》，卷二，載《續藏經》，第70冊，頁390。

表三：「鴻」於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常見的配用辭彙統計

	辭彙	於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1	鴻鴈(鴻雁)	105 (75)	57 (43)
2	飛鴻	83	52
3	孤鴻	48	41
4	冥鴻	28	25
5	塞鴻	27	22
6	驚鴻	14	11
7	秋鴻	14	10
8	寒鴻	18	7
9	鴈鴻(雁鴻)	7 (6)	0 (5)
10	遠鴻	7	4
11	哀鴻	5	4
12	雲鴻	5	4
13	群鴻	6	2

## 燕子意象

### 世俗詩歌之燕子意象

燕是傳統文學作家喜愛詠寫的鳥類。《爾雅翼》卷十五云：「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於大屋兩椽間。」<sup>80</sup>可知燕子分越燕、胡燕兩種，胡燕比越燕大，而越燕又稱紫燕、漢燕。燕活潑喜喧鬧，常巢於人家。從文獻可知，燕子之詠寫早見於《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頡之頡之。……燕燕于飛，下上其音。」<sup>81</sup>主要描寫燕子尾部雙歧如剪、其上下飛動和叫聒的形態。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燕子又稱為「神女」，《中華古今注》云：「燕，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鷺鳥。」<sup>82</sup>《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中的「玄鳥」，亦為燕子別稱。<sup>83</sup>至於世俗詩作中燕子的意象義涵，包括以燕子雙飛詠男女之愛，如〈古詩

<sup>80</sup> 羅願(1136–1184)：《爾雅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五〈釋鳥三〉，頁一下。

<sup>81</sup> 《毛詩正義》，卷三，頁九下。

<sup>82</sup> 馬縉：《中華古今注》，明刊《古今逸史》本，卷下，頁八上。

<sup>83</sup> 《毛詩正義》，卷三十，頁十三下。

十九首〉其十二：「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sup>84</sup>後來唐代詩人多以燕飛表達情愛傷悲的情況。<sup>85</sup>此外，亦有以燕子作穿梭時空、詠懷歷史興衰的託物詩作。劉禹錫(772–842)的名篇〈烏衣巷〉便寫出燕子由巢貴至潛凡的歷史變遷，藉以傳達對王謝貴族盛衰之嘆。<sup>86</sup>唐天寶間進士薛業亦有同類作品。<sup>87</sup>

### 漢文佛典中「燕」的使用概況

漢文佛典中「燕」字初見於三國康僧會(?–280)所譯《六度集經》(251年譯)卷六，載象王率徒眾「就樹燕息」，此句襲用《詩·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中「安逸休息」之意。<sup>88</sup>同期佛典未見再有用「燕」字。<sup>89</sup>直至魏晉南北朝，「燕」字逐漸多見，蓋此時期多把安住禪坐稱為「燕坐」。如竺法護譯《生經》(285年譯)載佛弟子離越回答舍利弗關於修行於音聲叢樹時云：「閑居燕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sup>90</sup>《正法華經》寫佛陀告訴溥首大士(即文殊師利)菩薩修行不眷戀宗室親屬，且「常好燕坐，綢繆好習」。<sup>91</sup>竺法護譯《賢劫經》(291年譯)卷二載喜王菩薩曾「燕坐七日，無他異念」。<sup>92</sup>《中阿含經》記佛弟子烏陀夷答世尊問何以安隱快樂時云：「我獨在靖處，燕坐思惟。」<sup>93</sup>弗若多羅(305?–404)及鳩摩羅什《十誦律》(413年譯)卷五寫佛陀故告知弟子優波斯那訂立規定時云：「我欲四月燕坐，語諸比丘，令諸比丘不得來至

<sup>84</sup> 劉履：《古詩十九首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44。

<sup>85</sup> 如陸龜蒙〈子夜四時歌四首：春歌〉：「山連翠羽屏，草接煙華席。望盡南飛燕，佳人斷信息。」(《全唐詩》，卷二一，頁265)權德輿〈玉台體十二首〉其九：「君去期花時，花時君不至。簷前雙燕飛，落妾相思淚。」(《全唐詩》，卷三二八，頁3674)

<sup>86</sup>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全唐詩》，卷三六五，頁4117)。參考鄭德開、何玉才：〈古典詩詞鳥意象文化意蘊散論〉，頁28。

<sup>87</sup> 薛業〈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為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處春風無別離。」(《全唐詩》，卷一一七，頁1184)

<sup>88</sup> 《毛詩正義》，卷二十，頁二四下。

<sup>89</sup> 及後南朝梁《弘明集》載東漢牟融〈理惑論〉中有「四師〔堯、舜、呂望、老聃〕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一段，惟因〈理惑論〉附於《弘明集》，而南北朝時期才見有使用「燕鳥」此雙音節辭，故本文將〈理惑論〉一段作南朝梁計算，下文亦會提到。

<sup>90</sup> 《生經》，卷二，頁81。

<sup>91</sup> 「〔佛〕又語溥首：『菩薩大士不嫁家居宗室親屬，不慙懃思見內人女弱獨說經法，亦不頻數詣群從幼童男女，……不與沙彌、比丘尼、童子童女共在一處，常好燕坐，綢繆好習，辟屏閑居，是為禮節。』」(《正法華經》，卷七，頁107)

<sup>92</sup> 《大正藏》，第14冊，頁11。

<sup>93</sup> 「世尊復問曰：『烏陀夷，云何汝無所乏，安隱快樂，氣力如常耶？』尊者烏陀夷答曰：『世尊，我獨在靖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為我等多所饒益，善逝為我等多所安隱。』」(《中阿含經》，卷五十，頁741)

我所。」<sup>94</sup>此外，《禮記》有〈仲尼燕居〉篇，「燕居」指退俗處間的生活，譯師格義拈用，漢文佛典乃多有「燕居」或「居燕」，其義相同。<sup>95</sup>《佛說海龍王經》載佛對海龍王云：「燕居靜處，止足功德。」<sup>96</sup>竺法護譯《佛說普門品經》(287年譯)記靈鷲山諸菩薩同往離垢藏菩薩處集會，離俗者也有參與，稱為「閑居燕者」。<sup>97</sup>及後竺佛念譯《菩薩瓔珞經》(376年譯)卷二寫佛語諸龍王偈云，其出家時「忍辱性仁和，燕居寂無念」。<sup>98</sup>《大智度論》卷二寫舍利弗弟子憍梵波提「常處閑居，住心寂燕」。<sup>99</sup>可見此時期「燕居」之「燕」雖非指燕鳥，惟從中可知當時此字被用以形容靜寂閑居的狀態。

魏晉南北朝漢文佛典中，「燕」字出現凡256次，而鳥屬「燕」字之字頻不多，其中「燕雀」、「燕鳥」各出現一次：僧祐《弘明集》(518年撰)卷一載三世紀牟融(170-?)〈理惑論〉說，堯舜周孔四師雖聖，但「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sup>100</sup>牟子以白鹿與麒麟、燕鳥與鳳凰，分別比喻四師與佛陀，燕鳥含明顯貶義。沈績答梁武帝諮詢「神滅論」的覆書(〈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中，提到「燕雀之集

<sup>94</sup> 「世尊，我徒眾威儀清淨。佛問我言：『舊比丘立制，汝知不？答言：不知世尊，云何立制？』佛言：『優波斯那，我欲四月燕坐，語諸比丘，令諸比丘不得來至我所，除一送食及布薩。諸比丘受我語，還眾立制。』」(《大正藏》，第23冊，頁41)

<sup>95</sup> 《禮記·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禮記正義》，卷五十，頁十六下)鄭玄謂：「退朝而處曰燕居。」(《禮記正義》，原目，頁十四下)

<sup>96</sup> 《佛說海龍王經》，卷一，頁136。

<sup>97</sup> 「此靈鷲山中諸菩薩眾，閑居燕者，悉來集會，禮畢竟卻就坐。」(《大正藏》，第11冊，頁771)

<sup>98</sup> 《菩薩瓔珞經》，卷二，載《大正藏》，第16冊，頁10。

<sup>99</sup> 「柔軟和雅，常處閑居，住心寂燕，能知毘尼法藏。」(《大智度論》，卷二，頁68)

<sup>100</sup> 「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大正藏》，第52冊，頁2)檢佛經及世俗文學，「燕鳥」一詞極少見，除上引〈理惑論〉一例外，尚有唐道世659年所集《諸經要集》卷二十載佛陀和諸比丘討論受外來物種滋擾時云：「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燕鳥入。佛言：聽織作籠疏障。」(《大正藏》，第54冊，頁193)明弘贊《四分律名義標釋》卷三十三釋「燕鳥」一詞云：「燕鳥，伊甸切，音晏，馯鳥也。其名自呼曰馯。故隨其聲呼為馯。聲多稍小者名漢燕，紫胸輕小者名越燕。胸斑黑聲大者，名胡燕。」(《續藏經》，第44冊，頁652)李昉等撰《太平御覽》(984年成書)羽族部二〈鳳〉引《山海經》云：「軒轅之丘，燕鳥自歌，鳳鳥自舞。」羽族部九〈燕〉引《晉書·載記》云：「慕容俊時，燕巢于俊正陽殿之西椒。……俊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巢正陽西椒者，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四部叢刊三編》本，卷九一五，頁七下)《康熙字典·乙部》「乙」下云：「《說文》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說文徐註》此與甲乙之乙相類，其形舉首下曲，與甲乙字少異。《字彙》、《說文》燕乙之乙，甲乙之乙，字異音異，隸文既通作乙。而燕乙字，亦與甲乙字同音，故甲乙之乙，亦云燕鳥。」(《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本，卷三五，頁三七下)由是可知，「燕鳥」指的應為「燕子」。

猶或相昏」，<sup>101</sup>「燕雀」應為一般小鳥泛稱，而非特指燕子，多具貶義，這一用法也見於傳統文獻之中。<sup>102</sup>

隋唐時期，「燕」的字頻隨佛典數量而增加，達282次。惟其意義多沿襲前期，內涵大致相近，指「燕子」的例子仍是少數，而泛指小鳥的「燕雀」則較多見，惟仍作貶喻之用。釋彥琮(557–610)〈通極論〉託言於梵行先生、行樂公子的儒佛對答，行樂公子以「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群於燕雀」兩句揶揄佛僧形陋族微。<sup>103</sup>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排佛之詔，形容崇佛者「燕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故會因「固小以違大趣」，把他們貶斥為見識淺顯、不善大事之流。<sup>104</sup>至於特指燕子的例子，《法苑珠林》卷五十七載安世高「嘗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寫安世高能解燕子語；卷七十載漢成帝時，「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長大俱飛去」，以指「生非其類，子不嗣」之意。<sup>105</sup>此類例子為數不多，其餘多非專指鳥屬之「燕」。<sup>106</sup>直到禪宗玄沙師備(835–908)拈燕聲入詩，成為禪公案，後代禪人再加以舉引依憑，並訴諸詩偈，燕子才更多地被引用。此將於後文分析。

### 禪詩中之燕子意象

一、燕子之聲：實相的展示。在禪林中，燕聲普遍作為實相的展示，此緣於唐代玄沙師備參次時隨示學人的公案。《五燈會元》載：「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

<sup>101</sup> 「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曾山可以眾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雞豚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僕僕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滅論》，收入《弘明集》，卷十，載《大正藏》，第52冊，頁63）

<sup>102</sup> 早期世俗文獻中「燕雀」一詞見於《楚辭·九章·涉江》：「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卷十七，頁十三上）《史記·陳涉世家》載陳涉回答庸者對其「庸耕，何富貴」之取笑時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武英殿《二十四史》本，卷四八，頁一下）後世多以「燕雀」作大鳥的對比，喻庸者不知才高志遠者的抱負。

<sup>103</sup> 「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群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道宣：《廣弘明集》，卷四，載《大正藏》，第52冊，頁115）

<sup>104</sup> 《廣弘明集》卷十載北周武帝宇文邕詔云：「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燕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頁156）

<sup>105</sup>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長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大正藏》，第53冊，頁719、821）

<sup>106</sup> 如法琳《辯正論》（626年撰）卷四云：「暨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門連於閭闔，崇基接于太階。」（《大正藏》，第52冊，頁520）此處「燕」指的是十六國的前、後、南、北四燕；道宣《續高僧傳》（649年撰）卷三十〈釋真觀傳〉云：「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大正藏》，第50冊，頁703）燕山指河北薊縣的山脈。

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sup>107</sup> 玄沙師備聞燕子聲，拈以為用，道出「深談實相，善說法要」的機緣語句，其意為諸法實相隨緣顯現，燕子聲就是實相的善巧說法，而實相亦即佛性、真如、法性、真諦。大乘佛教認為，此相真實不虛，不變不壞，自身卻具一定空性。南本《大般涅槃經》云：「實相者，若常無常，若樂無樂，若我無我，若淨無淨，若善不善，若有若無，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脫非解脫，若知不知，若斷不斷，若證不證，若修不修，若見不見，是名實相。」<sup>108</sup> 可見在佛教的角度，實相雖具空性，卻常住不壞，應機顯現，是一種真實的理法。玄沙師備以燕子聲具備天然真性，常住不壞，是實相的真如法體，告訴學僧燕聲其實就是實相善巧說法的顯現。學僧無法了知燕子與實相兩者的當體關係，故請求明示。玄沙師備認為學僧把燕聲與諸法實相截然分開，心存分別見，是凡夫之舉。然而，基於玄沙師備相信諸法實相具備隨現的法性，其真義是任何人都能體會接觸的，故要重內證而非假外求，便將前來請益的僧人斥退。

此一機緣對答受到歷來禪僧作詩拈頌所引用，成為禪林著名公案，與靈雲見桃、香巖擊竹、佛眼撥火等公案齊名。慈受懷深(1077–1132)詩云：「仲春天氣喜初晴，燕語彫梁有好聲。會得玄沙當日意，便能日午打三更。」<sup>109</sup> 以燕語起興，藉以用事，道出學人如領悟玄沙的話，就能泯除二元分別概念，達到自身與當體實相渾融。「日午打三更」表面指時間與行為的顛覆，實指超越時間規範，斷除情識意念的分別見。本覺守一詩云：「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sup>110</sup> 此詩同樣以燕子生發對玄沙公案的聯想，形容燕子「繞畫梁」而「響浪浪」，實乃實相之聲，遍布四周而圓滿無礙。綜觀此詩，既點出玄沙公案的旨要(直言實相的大說法雖然在在處處，卻一直無人領會)，亦抒發了詩人對世人迷己逐物的嗟嘆。

在禪典中，我們發現禪僧會把「燕語」跟「鶯吟」作互文換用，如大洪守遂(1072–1147)頌云：「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鶯吟燕語盡圓通。」<sup>111</sup> 指出「鶯」、「燕」兩者同為如來實相的「演繹者」，「鶯吟燕語」下的「春夢覺」，大有「聞鶯而悟」之意味。此源於《證道歌註》載一老僧常誦《法華經》，於春夜聞鶯聲而覺悟。<sup>112</sup> 在旨趣方面，此頌亦與靈運見桃花而悟、燕語深談實相、鶯聲一轉即悟等禪宗鳥意象公案機理相合。

<sup>107</sup> 《五燈會元》，卷七，頁150。

<sup>108</sup> 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五，頁513。

<sup>109</sup> 善清等(編)：《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一，載《續藏經》，第73冊，頁94。

<sup>110</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三一，頁671。

<sup>111</sup> 同上注，卷三六，頁705。

<sup>112</sup> 此將於後面「鶯意象」部分分析。老僧故事見宋彥琪(註)：《證道歌註》，卷一，載《續藏經》，第63冊，頁277。

燕聲的象徵意義不僅體現在禪詩的創作上，還體現在禪僧的堂話偈語中。宋代雪巖祖欽曾上堂云：「春風蕩蕩，春日熙熙，花開笑面，柳展懽眉。處處呢喃紫燕，聲聲睨睨黃鸝。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柏樹子，遮裡見得，全理全事，無是無非，坐斷集雲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sup>113</sup>借紫燕黃鸝的鳴叫說明在在處處的萬法圓滿俱備，可見在宋代燕聲已大致成為彰顯圓融實相的意象元素。而自宋至明，用燕聲來象徵實相處處示現，除雪巖祖欽外，亦有雪峰慧空、古林清茂、南石文琇（1345–1418）等禪僧，其作品中燕聲意象的義涵，與上述大致相同。<sup>114</sup>

二、湛然見性：空之意趣。在禪僧詩偈中，燕子作為實相展現的載體，其意象具有「空」的意趣，如釋惠洪（1071–1128）〈和余慶長老春十首〉其十云：「人笑才高真禍本，自驚詩好是窮媒。貪看百尺游絲轉，忽見雙飛乳燕來。」<sup>115</sup>「貪看百尺游絲轉」，指處於茫然迷失之境，欲念生起，只愛著於觀看蟲類游絲，似乎錯認了目標而心有所拘囿。偶然間，雙飛乳燕飛來，把貪者的焦點點破了。「貪看」和「忽見」是兩個強烈對比的詞，由「貪看」到「忽見」，其實即由「迷」轉「悟」的剎那，妄執頓除。「忽見」的「見」指的既是眼見，也是心見，雙飛乳燕是尋常物，是自然真體之示現，在見燕飛來的一刻，也就見性了。又如水菴師一（1108–1177）上堂偈云：「燕去梁間靜，鴻來眼界寬。遶庭何所有，風撼竹珊珊。」<sup>116</sup>以燕去鴻來，寫出事物變化之中，實際上卻「遶庭何所有」，不變的自然原真，不因生滅而有所改變。「風撼竹珊珊」，湛然呈現著常住不變之性。「鴻來眼界寬」令人聯想到王維〈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sup>117</sup>若如鴻鵠高瞻遠矚，就看得到事物變幻本來就是不變的事實，只要無染，則可心空；心空，則不為境所迷。

從禪僧作品可知，他們留意到燕子穿梭人居，任意飛翔，時而居無定所，時而尋失故處，帶有變化無定的意象義涵。慈受懷深〈擬寒山詩〉云：「靜看營巢燕，銜口泥千轉。一洒貧家梁，一宿王宮殿。寄托暫時間，何暇分貴賤。人生達此理，沒齒

<sup>113</sup> 昭如等（編）：《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一，載《續藏經》，第70冊，頁604。

<sup>114</sup> 如釋慧空〈和直指荅方仲姚〉：「海燕坐間談實相，泥人夢裏獲真如；空中種黍長年飽，陸地栽蓮永不枯。」（《雪峰和尚外集》，卷一，頁23）雪巖祖欽〈百千異流〉：「百千異流，咸歸大海。百千異法，咸歸此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燕語鶯吟，共演如來實相；山青水綠，單明清淨法身。」（《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二，頁613）古林清茂偈：「三春景暮，萬物敷榮。梁間紫燕呢喃，枝上黃鸝睨睨；處處全彰海印，頭頭示現真機。」（《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卷二，載《續藏經》，第71冊，頁221）南石文琇〈送述侍者〉：「列祖傳持只此心，洞然無古亦無今。花明柳碧非他物，燕語鶯啼盡正音。原夢度茶安可及，敲牀示客却堪任。大鵬展翅九萬里，孰謂南冥烟水深。」（《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卷三，載《續藏經》，第71冊，頁724）

<sup>115</sup>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十六，載《嘉興藏》，第23冊，頁649。

<sup>116</sup> 《續古尊宿語要》，卷六，頁514。

<sup>117</sup> 王維：《王右丞集箋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一，頁二八下。

無欣怨。」<sup>118</sup>寫燕子有棲宿窮家屋梁上者，亦有築巢王宮殿者，僧人以之比喻人生蹇促，有如燕子一樣，故貴賤只在一剎那，終究歸空。假如通達此理，則逍遙自在而不為苦樂所動。釋文珣〈廢宅〉云：「昔年誇富貴，磨滅等流塵。應是重歸燕，難尋舊主人。」<sup>119</sup>南宋釋正宗〈江都燕〉云：「荒城春色裏，花濺淚潺湲。社燕歸無屋，營巢寄客船。」<sup>120</sup>寶葉妙源(1207–1281)詩云：「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蕭不見過。」<sup>121</sup>此三詩的旨要亦大致相近，均以「燕之無住」寫「世之無常」。

三、自由穿梭：「常」之呈現。燕子穿梭人間，予禪僧「常」的聯想。這裏所說的「常」，指的是一種「根本常性」，這種常性卻包含著萬法變化的無常。在禪僧眼中，無常呈現著「常」的真實性，燕子的復飛復還便展現著這種與道一體的「根本常性」，這是燕子意象的一大喻項。這類詩多以含蓄手法寫出燕子的平淡，或把燕子作為自然常態畫面的點睛之筆。如淮海原肇(1189–?)〈西園晚春〉云：「水影煙光上客衣，樓前燕子自由飛。鞦韆春去無人管，相伴垂楊舞落暉。」<sup>122</sup>以晚春、燕子、垂楊、落暉構成西園晚春的景象。燕子自由飛翔，自然原真。鞦韆被卻冷落，彷彿已隨春而去，只與垂楊、落暉相伴。垂楊、落暉、鞦韆，是春日消逝的記號，春的盛衰轉變，正隱喻著事物無常的常性。燕子的動態與西園晚春的靜景，則描畫出一幅「常」的圖象。又如釋文珣〈翩翩春燕行〉(節錄)云：「翩翩春燕，厥有常心。來以春陽，去以秋陰。……差池其羽，下上其音。……繕壘杏梁，銜泥柳林。」<sup>123</sup>此詩用《詩經》典故，以「常」寫燕，「來以春陽，去以秋陰」與「繕壘杏梁，銜泥柳林」，都是燕子「厥有常心」的展現。再如永覺元賢〈山齋即景〉(其一)云：「楞嚴方讀罷，揮塵對斜暉。山靜松花落，庭空燕子歸。」<sup>124</sup>寫詩人山齋讀經後之所見，甚有王維〈鳥鳴澗〉「人間桂花落」的味道。此中「斜暉」、「山靜」、「庭空」、「燕歸」均寫出心與物的「閑」之通感。以上三詩作者從燕子的自由飛翔與上下啁啾，寫出其「常」的模態，流露出清新淡泊的意趣。宗紹編《無門關》載：「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

<sup>118</sup>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頁117。類同詩又見釋正宗〈江都燕〉：「荒城春色裏，花濺淚潺湲。社燕歸無屋，營巢寄客船。」(《全宋詩》，卷一六二九，頁18275)釋元肇〈禁渡〉：「渺渺煙江春思長，杏花風急燕歸忙。銜泥不解如精衛，又只來巢舊屋梁。」(《全宋詩》，卷三〇九二，頁36920)永覺元賢〈山齋即景〉其一：「楞嚴方讀罷，揮塵對斜暉。山靜松花落，庭空燕子歸。無事支頤坐，檀雲惹衲衣。祇為無心久，野雀自依依。」(《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六，頁531)

<sup>119</sup> 《潛山集》，卷七，頁九下。

<sup>120</sup> 《全宋詩》，卷一六二九，頁18275。

<sup>121</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五，頁503。

<sup>122</sup> 《全宋詩》，卷三〇九二，頁36922。

<sup>123</sup> 同上注，卷三三二七，頁39688。

<sup>124</sup>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六，頁531。



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sup>125</sup>《祖堂集》卷十四〈馬祖傳〉載馬祖道一（709–788）言：「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體此意，但可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sup>126</sup>《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亦載馬祖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sup>127</sup>對於馬祖而言，「無造作、無取捨」、不擬向、能「任運過時」，與道一體，即平常心之道。可以見到，禪僧認為，心淨景淨，自然而然，任運而作，體現大自然原真，此即常的呈現。

禪僧詩作中，以燕子寫自然之常的作品還有不少，如天目文禮（1167–1250）詩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sup>128</sup>「不汝還者」取昔時佛陀與阿難討論「見性無還」的典故，指事物變幻中各各復歸本處，只有自性無歸還處，因這已是本來面目，就是根本常性之所在。<sup>129</sup>殘紅即使流在釣魚波堤上，無人清掃，但燕子前來移動，然後又飛過水際，一切復歸自然。殘紅流在釣魚磯無人清掃，是自然之常。「燕子啣將水際飛」，也是自然之常，可見詩人借這些自然圖像，刻劃出禪宗的見性思想。此外，有見心來復（1319–1391）〈過孫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花。」<sup>130</sup>以報春燕及野棠花呈現恆常動人的春象。亦有為霖道霈（1615–1702）〈孤

<sup>125</sup> 《無門關》，載《大正藏》，第48冊，頁295。

<sup>126</sup> 釋靜、釋筠（編），吳福祥、顧之川（校）：《祖堂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十四，頁466。

<sup>127</sup> 《景德傳燈錄》，卷二八，頁440。

<sup>128</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四，頁497。明憨山德清《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卷四引此偈「殘紅流在釣魚磯」一句，「流在」均作「留在」。見《紫柏尊者全集》，載《續藏經》，第73冊，頁155、187。

<sup>129</sup>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擁，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埽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擁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埽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二，載《大正藏》，第19冊，頁111）指事物變化復還而歸於其本，但本性自本已有，沒有歸還處。

<sup>130</sup> 釋性音（編）：《禪宗雜毒海》，卷三，載《續藏經》，第65冊，頁72。

燕下巢》云：「紫燕孤飛下遶來，結巢於此豈安排。兒不用啣虫力，自有天花點綠苔。」<sup>131</sup>以燕子意象寫出隨順而適的意態。總之，我們從這些作品中，看到禪僧如何運用燕子意象對於自然閑常的點綴，以呈現湛然見性、天機湊泊的審美景觀。

「表四」為「燕」字較常配用的辭彙於漢文佛典及其中禪宗部類所佔頻次的統計結果。

表四：「燕」於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常見的配用辭彙統計

	辭彙	於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1	燕語	248	152
2	燕子	204	127
3	紫燕	107	80
4	燕雀	110	53
5	乳燕	34	22
6	飛燕	31	22
7	社燕	42	14
8	春燕	18	10
9	越燕	8	1
10	燕鳥	9	1
11	胡燕	6	0

### 鶯鳥意象

一、世俗詩歌中的鶯鳥意象。鶯鳥早見於《詩經》年代，〈小雅·桑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此「鶯」狀桑扈的羽紋，非指黃鶯。然而，鶯鳥在《詩經》的出現卻以不同稱呼，包括「黃鳥」、「倉庚」、「離黃」等，如〈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黃鳥，止于桑。……交交黃鳥，止于楚。」〈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東山〉：「倉庚于飛，熠熠其羽。」<sup>132</sup>《爾雅·釋鳥》：「倉庚，鶯黃也。」<sup>133</sup>《說文解字》：「離，黃倉庚也。」<sup>134</sup>鶯又有「黃鸝」、「黃栗」、「黃鶯」等別稱，這在傳統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

<sup>131</sup> 太泉等(編)：《為霖禪師旅泊菴稿》，卷一，載《續藏經》，第72冊，頁688。

<sup>132</sup> 《毛詩正義》，卷十四，頁二八下；卷十一，頁二十上；卷十五，頁六下；卷十五，頁三三下。

<sup>133</sup> 郭璞(注)：《爾雅》，《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釋鳥〉，頁25。

<sup>134</sup> 許慎：《說文解字》，《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四上〈隹部〉，頁五上。

傳統世俗詩中，鶯鳥意象具有春天的義涵。<sup>135</sup>由於鶯鳥活躍於春天，詩人見鶯即知春日到來，故鶯鳥又有「春鶯」的叫法。鶯鳥鳴叫悅耳是其突出之處，在傳統詩作中往往以「鶯囀」一詞狀之。<sup>136</sup>

鶯鳥在送別詩、懷古詩、愛情詩、寫景詩以至喬遷和求友詩等，多以襯托的角色出現，這從大部分唐宋詩中可以知道。

二、漢文佛典中「鶯」的使用概況。不同於鴻鴈和燕子，鶯鳥在漢文佛典中出現較遲。唐玄奘(602?-664)參與翻譯菩提流志的《大寶積經》，述及如來聲語能隨現而轉，把「黃鸝音語」、「命命音語」(即北印度的命命鳥)等好音鳥作為「如來一切語業」的示現物。<sup>137</sup>此外，玄奘《瑜伽師地論》(648年譯)謂佛菩薩的「淨天耳」能聞一切音聲，包括「受生諸有情類」及「百舌、鸚黃、命命鳥」的聲音皆悉能聞。<sup>138</sup>由此可見，鸚黃除作為佛聲隨物展現的託物(能說)，亦作為佛無所不聽的烘托(能聞)。唐靖邁疏《般若心經疏》「舍利子」句下釋「舍利」即「舍利鳥」，「舍利鳥」又即「春鶯」。靖邁形容此鳥「極為點慧，音聲變轉，縱任自在」，在眾鳥中無有比牠更出眾的。<sup>139</sup>從上可見，在漢文佛典中，鶯鳥普遍具善鳥形象，其叫聲是受到注視的一大特點。

道宣(596-667)《廣弘明集》(644年撰)中的梁、隋作品有鶯鳥入詩，如王罔奉和〈往虎窟山寺〉云：「豫遊窮嶺歷，藉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石相輝媚。」<sup>140</sup>詩以鶯寫景，配合野花，鶯鳥予人欣悅之感。孔燾奉和同詩云：「蘋荇緣澗壑，蘿葛蔓松楠。鶯林響初囀，春畦翠欲含。」<sup>141</sup>寫往虎窟山寺所

<sup>135</sup> 不少春日詩都使用鶯意象，如劉長卿〈奉送賀若郎中賊退後之杭州〉的「江上初收戰馬塵，鶯聲柳色待行春」(《全唐詩》，卷一五〇，頁1559)；錢起〈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的「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全唐詩》，卷二三六，頁2606)等。

<sup>136</sup> 如盧照鄰(636?-695)〈入秦川界〉：「花開綠野霧，鶯囀紫岩風。」(《全唐詩》，卷四二，頁524)又如秦韜玉〈春遊〉：「小梅香裏黃鶯囀，垂柳陰中白馬嘶。」(《全唐詩》，卷六百七十，頁7661)

<sup>137</sup> 「舍利子，如來語言隨現而轉，不可思議，今當略說。舍利子，如來語者，易解了語，易明識語。……孔雀王音語，黃鸝音語，命命音語。」(卷四十，頁231)

<sup>138</sup> 「云：何諸佛菩薩天耳智通？謂：佛菩薩以淨天耳，能於種種天聲、人聲、聖聲、非聖聲、大聲、小聲、辯聲、非辯聲、化聲、非化聲、遠聲、近聲，皆悉得聞。……風鈴、樹響、鸚鵡、鳩鵲、百舌、鸚黃、命命鳥等所出音聲，皆悉能聞。」(《大正藏》，第30冊，頁494)

<sup>139</sup> 「舍利鳥者，即春鶯也，似鳩鵲耳。然此之鳥，極為點慧，音聲變轉，縱任自在，其於眾鳥蔑以加也。」(《續藏經》，第41冊，頁429)

<sup>140</sup> 《廣弘明集》，卷三十，頁357。

<sup>141</sup>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驂。爰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龕。兼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荇緣澗壑，蘿葛蔓松楠。鶯林響初囀，春畦翠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永滅六塵貪。」(《廣弘明集》，頁357)此為孔燾奉和之作，寫往虎窟山寺途中所見景緻。《廣弘明集》以「前臣刑獄參軍孔燾」為奉和〈陳江令往虎窟山寺〉之題，張燮《七十二家集》以「孔燾奉和往虎窟山寺詩附」為題(《續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三，頁九下)，馮惟訥《古詩紀》則以「往虎窟山寺」為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九，頁十四上至十四下)。

見的景緻，其中以鶯囀點綴了春日園林。

就唐宋漢文佛典而言，鶯與鸝的出現並不多見：總計「鶯」字出現16次（其中9次於《一切經音義》），鸝字7次（其中4次於《一切經音義》）。就禪僧詩偈而言，鶯和鸝的意象要到元明清三代的燈錄、結集等才廣為所用，其中又以「鶯」比「鸝」的使用更多，下文將作探析。

三、禪詩中的鶯鳥意象。首先討論常住不變的現成規律。禪僧多以即眼所見、即耳所聞的現量描寫，在禪詩裏直接詠寫鶯鳥意象。鶯鳥意象較多地帶有常住、現成、圓融的禪意象徵，如南宋朴翁義銛詩云：「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真箇可憐生，動著便飛去。」<sup>142</sup>「世間相常住」一句取自《妙法華蓮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sup>143</sup>經句意思是，世間事物安住安立，雖有變動與靜止，但變動與靜止乃是其常住不變的「顯相」，亦即諸法常住的實相，意思跟上面燕子展現的「常」有同工之妙。「黃鶯啼綠樹」是自然寧靜的畫面，「動著便飛去」是動念的結果。詩人以鶯住、鶯動、鶯飛三種形態，比擬起心動念後失去本來面目的過程。可見，此詩的鶯鳥意象具有世間顯相的象喻，「啼綠樹」是萬物各住其位的展現。

鶯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除了常見、平凡外，其鳴叫聲也是禪僧創作的取材。佛教以色作為一切物象的統稱，而聲則是六塵之一。禪宗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認為觸處是道，兩者對聲色的側重與運用有所不同。禪燈錄常有見色明心、聞聲悟道的記載，如靈雲見桃、智閑擊竹聞聲，都是「觀音入理之門」。<sup>144</sup>可見在禪僧眼中，六入非六賊，反而是佛機遍處的悟門。在禪詩中不乏這些例子，如丹霞子淳（1066–1120）無題詩：「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又：「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煙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sup>145</sup>兩詩同樣表達了「月」、「鶯」、「楊柳」等世間物象圓融周遍、如如不動的存在形態。「色自色兮聲自聲」是物象呈現真常的概括，有「物不遷」的含義。詩人利用鶯啼寫出物象無有遷動的狀態，「處處鶯啼楊柳風」中的「處處」，「門門有路通京國」中的「門門」，形容這種狀態的闊度。可知，禪僧借此表達了色聲物象圓融一體、萬法現成之理。

禪僧以鶯啼意象入詩，作為「實相之說法」，表達圓融意境，這些例子頗多。在內容上，鶯啼和燕鳴的象徵意義相近，分別只在於兩者有不同的形成背景。燕鳴作為「實相之說法」，是基於禪語錄中記載玄沙與學人的答話，玄沙直言燕鳴即「深談實相」。後人提及玄沙與燕子，都有此聯想，燕鳴就成為有根據的、公認的「實相之說

<sup>142</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五，頁500。

<sup>143</sup> 鳩摩羅什（譯）：《妙法華蓮經》，卷一，載《大正藏》，第9冊，頁9。

<sup>144</sup> 重顯（980–1052）（編）：《碧巖錄》，卷八，載《大正藏》，第48冊，頁205。

<sup>145</sup> 慶預（1078–1140?）（編）：《隨州大洪山淳禪師語錄》（又題《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卷二，載《續藏經》，第71冊，頁664。

法」比喻。鶯啼、鶯囀等現象，能夠作為一種真如表達的作用，乃基於實際環境所致。鶯鳥的生活範圍與人接近，與人接觸機會很多，春日鳥獸共鳴的環境亦便於激發詩人生發真如實相的聯想。因此，鶯鳥之平凡、鶯鳴之自然，成為禪僧詠寫事相圓融、真理呈然處處的材料，這些禪詩為數不少。<sup>146</sup>

除常住不變、觸處是道外，一切現成、妙音顯現也是禪詩鶯鳥意象的象徵義項。這些例子很多，排舉如下：佛鑑惟仲（北宋佛國惟白法嗣，1101年被章服師號）〈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

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sup>147</sup>

無明慧性（1162–1237）：

蝶戀芳叢，篆不彫之心印。鶯啼谷口，演不說之妙門。<sup>148</sup>

石田法薰（1171–1245）：

春光冉冉，春日遲遲。春風包裹，上下四維。黃鶯聲在柳陰西，此意明明說向誰。<sup>149</sup>

無見先睹（1265–1334）〈滄山與仰山摘茶〉：

子形不見只聞聲，體用全彰撼樹鳴。黃鶯枝上千般語，不是謳歌不是經。<sup>150</sup>

了菴清欲（1292–1367）〈牧石〉：

有時一曲溪東西，長堤綠草煙萋迷。人間萬事不入耳，席地且聽黃鶯啼。<sup>151</sup>

南石文琇〈示宣維那〉（節錄）：

少林一段大因緣，物物頭頭共廣宣。窗外黃鸝方囀竹，溪邊綠柳正含煙。<sup>152</sup>

<sup>146</sup> 如釋惠洪：〈湘山偶書〉：「暖壓催花小雨，晴宜到面和風；鶯舌管絃合調，蘭芽雪玉分叢。」（《石門文字禪》，卷十四，頁641）又如釋正覺：〈四料簡·奪人不奪境〉：「懶問誰持造化權，門前春事正喧妍。雨晴花色明如錦，風暖鶯聲滑似絃。」（《宏智禪師廣錄》，卷八，頁99）另宏智頌：「鶯弄歌喉華弄妍，許如春事在門前。道冲而用亡機者，買盡風流不著錢。」（《宏智禪師廣錄》，卷四，頁47）

<sup>147</sup> 《續傳燈錄》，卷十九，載《大正藏》，第51冊，頁596。

<sup>148</sup> 妙儼等（編）：《無明慧性禪師語錄》，載《續藏經》，第70冊，頁112。

<sup>149</sup> 了覺等（編）：《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二，載《續藏經》，第70冊，頁329。

<sup>150</sup> 智度（1304–1370）等（編）：《無見先睹禪師語錄》，卷一，載《續藏經》，第70冊，頁583。

<sup>151</sup> 一志等（編）：《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七，載《續藏經》，第71冊，頁373。

<sup>152</sup> 《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卷三，頁723。

〈示亶維那〉節錄：

妙喜宗風無指的，闔浮佛事在聲音。目前法法無遮掩，鶯囀碧桃春正深。<sup>153</sup>

無異元來 (1576–1630)：

月渚風林，流出現成公案。鶯聲鳥語，宣揚不二法門。<sup>154</sup>

永覺元賢〈示彭爾仁居士〉：

此心體本絕離微，鵲噪鶯啼顯妙機。莫將閑解生枝節，千古茫茫妄是非。<sup>155</sup>

浮石通賢 (1593–1667) 〈泥鶯〉：

不離泥水見芳心，巧囀無聲是妙音。眼裏忽然親聽得，何須重到綠楊陰。<sup>156</sup>

把這些詩偈歸納一下，可以看到鶯鳥意象負載兩個重要的禪主題：一切現成、妙音示現。「法法見成」、「此意明明」、「體用全彰」、「目前法法無遮掩」，刻劃真理的自然呈現與當體即是。「演不說之妙門」、「說向誰」、「且聽黃鶯啼」、「宣揚不二法門」、「顯妙機」、「巧囀無聲是妙音」，寫出鶯囀乃佛法的演示。

鶯鳴、鶯囀不只是禪僧入詩作偈的材料，也是禪僧堂話喜以拈用的意象，這在不少禪宗語錄中可以找到。例如宏智正覺上堂話「來雁遷鶯盡作觀音佛事，野花芳草全彰妙德家風」，指出雁鶯花草，全都是佛家妙德彰顯所在；而「了得底人，直是騎聲跨色，越見超聞，始與他合」，<sup>157</sup>說明要見色明心，必須超越聲色，並站在更高的層次來摒除見聞妄執，如此方稱得上了得之人。保寧仁勇上堂云：「風聲浩浩，觀音談不二法門；春色依依，遮那現無相境界。鴈迴沙塞，鶯囀喬林。長空飛白鶴之雲，大野洒如膏之雨。實謂頭頭顯煥，處處發明。」<sup>158</sup>以風聲作觀音的說話，以春色喻佛的法身。遮那即毘盧遮那是梵語 Vairocana 的音譯，指佛的法身遍一切處。<sup>159</sup>是故保寧仁勇認為，「鴈迴沙塞，鶯囀喬林」等色、聲之現，都體現著佛法遍一切處，到處都是其顯煥之所在。另環溪惟一上堂言：「翠柳堤邊舞，黃鶯樹上鳴。瞿曇

<sup>153</sup> 同上注。

<sup>154</sup> 弘瀚 (1630–1706) (編)：《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六，載《續藏經》，第 72 冊，頁 265。

<sup>155</sup>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三，頁 516。

<sup>156</sup> 《禪宗雜毒海》，卷六，頁 86。

<sup>157</sup> 《宏智禪師廣錄》，卷一，頁 4。

<sup>158</sup> 道務、圓淨 (錄)：《保寧仁勇禪師語錄》，載《續藏經》，第 69 冊，頁 282。

<sup>159</sup>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案：梵本『毘』字，……毘盧遮那，云光明照也，言佛於身智，以種種光明照眾生也，或曰『毘』，遍也，盧遮那，光照也，謂佛以身智無礙光明，遍照理事無礙法界也。」(頁 434)

真實相，歷歷在而今，誰言入滅向雙林。」<sup>160</sup>「瞿曇」即釋尊所屬的本姓，這裏指代佛陀。<sup>161</sup>此段說話同樣以色（翠柳舞）、聲（黃鶯鳴）帶出此自然之真乃佛陀的真實相，而且至今歷歷在目，故在沙羅雙樹下，佛陀即便入滅，卻未有完全消失，反而在現象界聲色間，展現現成而無差別之相。

其次討論一喚頓徹的迷執醒覺。鶯啼被禪僧視為一種有助悟道的媒介。《證道歌註》卷一載一常誦《法華經》的老僧，苦苦未明「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的禪理。在一個春夜，老僧「聞鶯聲，頓然開悟」，內心即豁然開朗，進入澄明境界，於是自擬一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sup>162</sup>對禪僧來說，聞鶯啼而悟道正是「識心見性，見性成佛」、「一悟即至佛地」的實踐。禪僧當下領悟後，便見「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大自然之常住真性立時呈現眼前。可見昔人以寫景的筆觸寫心，道出心境澄明的狀態。簡言之，「由迷轉悟」是禪詩鶯鳥意象的另一義項。普菴印肅（1115–1169）〈紹椿行者求頌〉云：「念道何憂衣食事，千光影裏聽鶯啼。聞聲一轉渾消息，滿目蓮花不見枝。」<sup>163</sup>把蓮花意象引入詩中，結合鶯啼意象，凸現頓悟後心靈洞明、澄澈透底的超然境界。「滿目蓮花」是由禪僧於「千光影裏」聞鶯聲所致，「千光影」指繁華世俗。禪僧於繁華世俗中因鶯鳴而悟，悟後即得見蓮花，而蓮花本具淨意。「不見枝」有「究竟明淨」的意味，意指撥妄見淨、瞬達佛境的圓滿境界。

不少禪僧以「鶯鳴——夢醒」比喻「由迷轉悟」，可說是鶯鳴作為覺悟導體的另一種演繹。這類作品頗多，如普菴印肅〈金剛隨機無盡頌·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節錄）云：「暖律潛消凍，萬國春風動。柳上一聲鶯，喚醒輪迴夢。」<sup>164</sup>又如南宋南巖勝頌古詩（節錄）云：「陸亘回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一聲。」<sup>165</sup>又如掩室善開（1152–1202）云：「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sup>166</sup>又如石林行鞏（1220–1280）云：「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sup>167</sup>又如達觀真可（1544–1604）〈桃花歌〉（節錄）云：「玉樓人醉喚不醒，夢裏南柯郡政積。不知何處曉鶯啼，

<sup>160</sup> 《環溪惟一禪師語錄》，卷一，頁368。

<sup>161</sup> 據《佛光大辭典》頁6580，瞿曇梵字為 Gautama 或 Gotama，巴利文為 Gotama。屬印度刹帝利種中之一姓，瞿曇仙人之苗裔，是佛陀釋迦種族之祖，即其所屬之本姓。

<sup>162</sup> 《證道歌註》，卷一，頁277。

<sup>163</sup> 《普菴印肅禪師語錄》，卷三，載《續藏經》，第69冊，頁428。

<sup>164</sup> 同上注，頁434。

<sup>165</sup>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十六，頁574。

<sup>166</sup> 同上注，卷十二，頁543。

<sup>167</sup> 南石文琇（編）：《增集續傳燈錄》，卷四，載《續藏經》，第83冊，頁296。

醒來紅日懸天碧。」<sup>168</sup>夢本質虛妄，大乘佛教多以夢比喻有為法之虛幻不實。《金剛經》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sup>169</sup>荷澤宗密(780–841)於《禪源諸詮集都序》把夢喻為凡夫十重中妄念的無明生起過程。<sup>170</sup>禪僧認為拘囿於不實，如強執於夢境，受種種困擾，不得解脫。鶯聲一轉，即為俗人斷滅頑執，召回覺知，「柳上一聲鶯，喚醒輪迴夢」、「夢覺流鶯時一聲」、「醒來紅日懸天碧」等均含此義。

綜上所述，鶯轉是禪僧借以比喻明心見性、由迷轉悟的常用意象，配合「夢醒」的意念，表現「夢覺」的意義。

「表五」為「鶯」字較常配用的辭彙於漢文佛典及其中禪宗部類所佔頻次的統計結果。

表五：「鶯」於漢文佛典及禪宗部類常見的配用辭彙統計

	辭彙	於漢文佛典出現頻次	禪宗部類所佔頻次
1	鶯啼	537	365
2	黃鶯	343	236
3	黃鸝	435	298
4	流鶯	124	94
5	鶯吟	45	28
6	鶯轉	68	44
7	啼鶯	65	52
8	春鶯	48	20
9	山鶯	18	9

## 結語

本文嘗試聚焦於禪僧禪詩的三種鳥意象，作較深入的勘探，從而作出分類和歸納。而在歸納三者之先，兼對其於漢文佛典中使用情況作一梳理，以更全面地揭示三意象的意涵基礎。綜合了上面的分析，可得出「表六」：

<sup>168</sup> 《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八，頁386。

<sup>169</sup>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載《大正藏》，第8冊，頁752。

<sup>170</sup>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四，載《大正藏》，第48冊，頁397。



表六：「鴻鴈」、「燕子」、「鶯鳥」三意象於不同範疇的相關象徵內容

	(甲) 於世俗詩作中含有的相關象徵內容	(乙) 於漢文佛典(禪宗部以外)中含有的相關象徵內容	(丙) 於禪宗詩偈、語錄中含有的相關象徵內容
鴻鴈	1. 憶兄弟 2. 刺戰爭 3. 抒鄉愁 4. 悲秋氛圍(渲染) 5. 君臣之情 6. 喻失散、孤獨 7. 抒述對古人或賢君之懷念與敬仰 8. 游子思家 9. 追憶摯友 10. 喻具大志氣之人(與「鵠」配用)	A. 佛之超卓究竟 B. 脫離「癡淵」之心淨狀態 C. 智者導世、協助度脫邪眾之況 D. 五百羅漢 E. 與月共行之「畢星」 F. 「四食」中之「樂食」 G. 病者叫聲 H. 優美淨池、示現祥相(烘托) I. 奢華享樂(映襯) J. 喻具大志氣之人(與「鵠」配用) K. 莊嚴、呈現祥相、和鳴佛法(烘托) L. 瀟灑自淨與自在殊勝 M. 「鴈王」喻佛陀 N. 「群鴈」喻弟子及羅漢 O. 「鴈行」喻僧眾行列之齊整	I. 禪僧入聖超凡之狀態 II. 禪僧了無塵累、不屑世俗之孤傲 III. 返本歸真、徹見清淨自性的引導物 IV. 禪僧湛然無執之意趣 V. 禪僧無心無著的態度 VI. 泯除是非分辨妄見的境界
燕子	11. 詠男女之愛 12. 抒情場失意或離別之苦 13. 詠歷史興衰	P. 見識淺顯、不善大事、智慧未及佛陀之輩 Q. 作籠疏障之對象	VII. 實相示現處處 VIII. 深談法要 IX. 無常 X. 空性 XI. 平常/閑常
鶯鳥	14. 春日 15. 送別 16. 懷古 17. 愛情 18. 寫景 19. 喬遷 20. 求友	R. 「如來一切語業」之示現物 S. 景緻映襯 T. 欣悅意境 U. 春日點綴	XII. 常住不變 XIII. 一切現成 XIV. 事相圓融 XV. 大機處處 XVI. 妙音示現 XVII. 悟道媒介 XVIII. 明心見性 XIX. 由迷轉悟

從以上分析可以見到，三意象在禪僧詩偈中，既有與漢文佛典象徵意義相近者，亦有受公案或禪門重要故事影響者。例如，燕子在世俗詩中作歌詠男女之愛的對象(11)，在漢文佛典中喻智慧未及佛陀之輩(P)。然而在禪僧詩偈中(VII至XI)，對這些意思均未見襲用；反之因為發生玄沙師備公案，在禪僧詩偈中看到更多燕子

象徵公案的相關義理。又如鶯鳥在漢文佛典中的四種象徵義項(R至U)，只有「如來一切語業」的示現物(R)一項，與「妙音示現」(XVI)的象徵意義比較接近，有承襲的痕跡；其餘以映襯景緻、欣悅意境為主(S、T)的義涵，在禪詩中(XII至XIX)看不到有明顯而直接的襲用證據。在禪詩中看到鶯鳥所具有「由迷轉悟」的象徵義涵，乃因受《證道歌註》卷一誦《法華經》老僧的公案影響，而此意涵在漢文佛典中卻未有見到。由此可見，公案或禪門重要故事對禪僧禪詩創作的影響較大，禪僧對意象的藝術處理方式傾向相近：禪僧作詩偈運用意象時，摻入較多禪林故事元素，而較少襲用漢譯佛典的原有義涵，這從「表六」乙、丙兩列中漢文佛典及禪僧詩偈相似的義項不多，可資證明。

意象是一種藝術情感注入客觀物象的有機複合物，亦是文學創作裏一種意識積淀而成的產物。意象能引動讀者存取意識中的歷史形象，並對此形象進行藝術審視，藉以探索詩人的寫作心思和藝術處理手法。透過將鳥意象在禪境的表現分類，可以看到禪人如何結合藝術、文學、禪思想三種創作主題，靈活地以雀鳥的特性及其出現的場域，作為抉發禪意的道路，以聯想、融景等方式創作出獨具特色的禪詩。至於何以這三種鳥辭彙頻繁地出現在漢文佛典中，當中中印文學元素的交流融攝狀況如何，將是一個值得延伸探討的課題。

# A Study of the Images of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in Chan Poet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Abstract)

Kwok Kam Hu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ord frequency of bird name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Findings show that among the 53 kinds of birds present, cranes,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occur most frequently, in particular in the Chan volum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These images of birds are most commonly found in poems composed by Chan monks and are of a literary, artistic, and religious nature.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no specialist studies into the images of birds in Chan poem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fill this research niche. By focusing on the occurrence and images of swan geese, swallows, and warblers, this study first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these three bird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and then provides a discuss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se birds in poems by Chan monks. This sheds light on the Chan Buddhist connotation of the birds and help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tions of Chan monks, the esthetic appeal of these images, and artistic thought in composing poems.

**關鍵詞：** 禪僧 禪詩 漢文佛典 鳥意象 禪意象

**Keywords:** Chan monk Chan poem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bird images  
Chan images